

龔璠樓主

大漢英雄

6



晁詒樓主

大漢英雄

上海百新書店刊行

大 漠 英 雄

第 六 集

有 著 作 權 不 准 翻 印

著 作 人
還 珠 樓 主

發 行 者
百 新 書 店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代 表 人 徐 稚 鶴

發 行 所
百 新 書 店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總 發 行 所 上 海 四 馬 路 中
分 發 行 所 上 海 河 南 路 中

特 約 所
香 港 百 新 書 店

皇 后 大 道 中 三 十 九 號 B

國 光 新 書 局

廣 州 漢 民 北 路 七 十 六 號

分 售 處
國 內 外 各 大 書 局

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八 年 三 月 第 一 版

大漠英雄 六

還珠樓主著

第十一回

古碣暗藏珍冷焰寒光生寶帶
班荆成至契晶峯玉洞起仙韶

這一驚真非小可，照此情勢，二人日夜都須聚在一起，離開十步之外，便要活活燒死，無故尙難久停，再被妖道警覺，更是凶多吉少，立時同縱遁光，往對崖峯上飛去，起初峯崖相連，地震之後，方始隔斷，遙望峯雖童禿，尋一個洞穴起身，當可辦到，到後一看，峯上山石，竟和這面一樣，通體酥熔，洞穴雖多，俱都不大，和蜂窩一樣，內裏更是崎嶇不平，無法存身，本想往上找去，不料半山以上，罡風凜冽，來時寒衣，已全棄掉，峯頂高寒，二人又須同在一起，不能離開，沒奈何，祇得回到山腰，往峯陰繞去，事有湊巧，本來妖道所居，在峯陰之北，斜對峯陽危崖火窟，二人如往北繞，恰成對面，妖道爲想謀奪那本道書，又知火窟中女怪人，既能在內久居，早晚必要逃出，成一心腹之患，爲此在洞前高原上，設下法壇，用一面寶鏡，對準火窟，師徒數人，日夜防守查看，崔成二人，如無隱形法寶，固然一到便被發現，就是無意中繞往峯西，在未準備完成，援兵未到以前，也必難逃毒手，這一來恰巧避開妖道耳目，二人却不知道，那峯又高又大，二人繞行好遠，才行到達，來時聽說妖道，設有法壇，恐被發現，本來打算繞過峯去，及見峯陽無處可住，迫不得已，沿着峯

腰，尋蹤過去，前半仍無崖洞可住，漸行漸遠，不知不覺，到了峯西，因見峯旁一帶，多半森林崇崗，與妖道所居百花城，形勢不同，先未留意，見一洞穴，高大明朗，便住了進去，長途跋涉，未免疲勞，打算休息一夜，明早再作計較，便把所帶涼蓆舖好，吃了點東西，一同安臥，準備明日早起，打掃山洞，安設行灶，以爲久居之地，次早起身，出洞一看日色，才知落在山陰一面，先頗驚異，既一想，鍾靈曾說，離峯陰數百里外，便是妖窟，外人到此，立被查知，也許昨晚到時，天已黃昏，那面隱形壁，到了洞中，方始收起，致未洩漏蹤迹，照當地情勢，還是不能久留，略一商計，來路峯陽，萬難立足，反正要往妖窟窺探，莫如提前數日，先往一探，另覓棲身之所，商定起身，初意妖窟就在峯陰一面，忘了峯是圓形，地勢廣大，竟朝對面飛馳過去，匆促之中，竟未想到峯北還有大片奇景，隱藏在叢山峻嶺包圍的盆地之中，祇記得妖窟是在平原中心，一座峯崖之下，一見前途蒼莽縱橫，森林甚多，雖然不如來路那麼廣大繁密，中間時有小山突起，終以爲邪法掩蔽所致，惟恐無心涉險，陷入埋伏，萬里災荒，寄身絕域，李琦等援兵，要在月餘之後才來，妖道凶殘，微一疎忽，凶多吉少，行時格外留意，特把遁光降低，貼着森林之上，隱了身形，緩緩前飛，後來成全看出那些山石林木，全是真的，幾經試探，均無異狀，方始加快，經此一來，無意之中，恰又將橫互峯西北兩面的一條山嶺避開，再往前行，盡是亂山羅列，高出雲天，妖窟一帶花城，已被遮住，無從發現，二人始終不知機緣湊巧，老以爲仙人之言不謬，前面叢林盡頭，又有大片平地，必是妖窟所在無疑，那些荒涼景物，必是幻景，因已試出沿途森林不假，仗有

至寶防身，稍見不妙，立可遁回，重又加急，一路小心戒備，向前飛馳，沿途並無異兆發生，胆子漸大，飛行更快，不消多時，便把峯西那片森林走完，順着山勢，偏向西南，到了盡頭廣漠前面停住，心有成見，認定妖窟在此，不敢冒失走進，更沒想到背道而馳，越走越遠，二人固未發現妖窟，妖道偏在西北，并有大片山林隔斷，也決看不出肘腋之側，來了兩個敵人。隱患已伏，不久就要發難，二人正在小心翼翼，順着沙漠，戒備前行，走了一大半，快到平原盡頭的高山脚下，相隔不過里許來路，方覺當地並非幻境，猛瞥見峯前叢莽中，飛也似竄出一條大野猪，這類蠻荒猛獸，比虎豹還要厲害，差一點的小樹，吃那大口長牙一咬，立成兩斷，端的凶猛非常，心想妖窟在此，怎有野獸，再查地形，沙漠已快走完了，已然至此，率性往那山脚下走去，到後一看，乃是一座山洞，入口有好幾個，外有叢莽藤葛掩蔽，均祇五六尺方圓，初發現時，當是野獸巢穴，幾乎錯過，後來崔南州無意中看出洞口共是五個，形似一朵梅花，正中心雖是一片整的石壁，四圍石色却不相同，試把苔蘚刮去，仔細查看，果有深淺之分，並有一圈石痕，彷彿當中原是一洞，經人用一塊圓形大石將其填滿，一時好奇，率性把四圍苔蘚去淨，越看越像是個圓洞，石痕正圓，便畫也無此整齊，猛想起來時鍾靈所說，此行雖極艱險，祇要胆大機智，也許還有奇緣遇合之言，忙告成全令同查看，成全本就看出，上下五洞，形似花瓣，大小一樣，心疑有異，正用劍想斫去洞外藤莽，挨個查看過去，聞言忙即趕過，見那當中一團團，果似一個圓洞，被一塊同樣大小的堅石，將其填沒，看去十分明顯，祇奇怪四邊縫隙，彷彿天然生就，通體渾成，除石色深淺不同，當中

圓石堅瑩如玉，四邊現出一大圈痕印而外，稍爲粗心，決看不出，當中是一大洞，也不由生出好奇之想，先尋小洞，入內查看，裏面洞徑，甚是整潔，入口甚小，進約數丈，地勢逐漸開展，看去甚深，分朝五面斜行，形式大小，却都一樣，料定當中大洞，必有奇境，祇是無法入內，意欲用劍一試，看能將封洞大石去掉與否，匆匆退出，先用各人寶劍，朝那合縫之處石痕上猛力刺去，以二人的武功，休說山石，便是一塊鋼鐵，也被砍碎，誰知平日削鐵如泥的兩口寶劍，刺將上去，紋風不動，一任運用內家勁功，把周身真力，全運兩臂之上，朝石猛扎，全無用處，手腕反被震得生痛，成全笑道，我看當中山石，必是一件法寶，經過仙法妙用，將洞堵塞，決非常人所能砍碎，否則，以我二人的功夫，縱不應手立碎，何致連裂痕都沒有，三哥何不取出王二哥的古神戈，再試一下，南州聞言，忙答道，此洞既是仙法封閉，如何可以蠻來，這類洪荒未闢，亘古無人的深山之中，忽有這等奇怪山洞，如是仙人所居，我們無知冒犯，或者還能原宥，萬一有什精怪閉禁在內，我們不知細底，妄用古神戈，將他破去，豈不惹出事來，依我之見，還是冒失不得，最好先向仙人，通誠求見，看其有無回應再作計較，如無回音，好在持有法寶防身隱形，先把這五個小洞走完，仔細觀查一回，也許探出一點虛實，你看如何，成全聞言立被提醒，同向洞外下拜，通誠祝告了，兩次，並無回應，南州終恐洞中，禁有怪物，不敢造次，便照前議，往四外五小洞飛進，滿擬內中，必有奇景，誰知入內七八丈，祇是一條五丈大小的，圓形甬道，除四壁石質如玉，乾淨得出奇，與洞口草莽縱橫，泥沙污積，大不相同而外，空無一物，也不見有別的異處，行約里許

，洞勢忽往中心灣轉，前面老似有光透出，却又不見一物，直到盡頭，均是如此，二人反正無事，忙又飛出，把那五洞，相繼走完，看出五個小洞，形勢相同，連那遠近大小，全是一樣，直似五根手指，當中抓着一物，到了盡頭之處，指尖合攏，偏又不相通連，最奇是洞口光景，本來昏暗，等走到甬道前段，離口已七八丈，這類又深又長的弧形洞徑，絲毫不見天光，竟能看人辨物，和前面途徑，洞前不遠，又是一片沙漠，山風甚大，裏面和人打掃過一般，不見一點塵沙污穢，想了又想，決計冒險，用古神戈，將封洞小石，試上一下，主意打定，二次向洞，跪拜通誠，先已試過，知無回應，拜罷便即起身，因那當中圓洞，離地頗高，向外凸出，像個石饅頭，必須縱向上半部，踏在洞旁藤樹之上，才能下手，二人飛將上去，南州剛把古神戈取出，此寶自經桓平，二次傳授之後，已能大小由心，隨意施爲，不用時，長才七寸，藏在身旁革囊之內，一點也看不出，出手便是一道金光，南州細心，爲防變生倉促，萬一有什精怪，衝將出來，驟不及防，爲其所傷，又恐封洞禁法，生出反應，十分小心，未以全力施爲，祇將神戈放長三四尺，握在手內，一面由成全，拿着隱形壁，緊隨身後，稍見不妙，一同隱形遁走，以防不測，尋好立處，正待用神戈，朝那合縫之處刺去，忽聽石中，有人小語道，道友且慢，等我說完，再行動手，二人聽那語聲，隔石透出，聲如嬰兒，相去頗近，想起前往樹王峯，途遇玉清仙子之事，以爲又是一位被人封禁在石洞中的仙人，忙即停手，恭敬答道，仙長貴姓，可容弟子等入洞拜見麼，石中人答道，二位道友，不必太謙，此洞以前，是一散仙所居，後來道成飛升，被家父母，無心中發現，便搬了來，去年

家父母海外採藥，至今未歸，行時恐我年幼受欺，本山附近，又有一妖道，在彼盤踞，人甚凶惡，我們和他，雖無嫌恐，平日兩不相擾，但我洞中，還有家父昔年收來的一個異獸，表面十分馴善，實則疾惡如仇，性如烈火，恐其出外惹事，或被隔山妖道，強擒了去，因此連我一起，禁閉洞內，我雖另有出路，在你們所去左側上洞之內，但是家父早已算好，每隔月餘，禁法自開，許我一人出洞閑遊一次，採些山菓，共祇多半日光陰，過時不歸，洞便閉封，休想入內，上月我又出去，回來過了時限，內洞禁制，已生妙用，將我隔斷，現無安身之處，又恐妖道掩來，勉強在甬道內，住了三數日，正急得無法，這日想起，當中洞門，原經封閉，但家父道法甚高，善於前知，此番隔斷在外，必早算出，也許有什用意，在內，明知封洞的是一九神泥，厚達十餘丈，不是我那兩件法寶所能攻破，因是無計可施，意欲一試，誰知寶光，剛衝到石上，忽然一片精光，將我捲進，初意人已回洞，心還高興，再一細看，誰知此洞，原是上下兩層，這九神泥，所化山石，竟是中空，現出一條斜行向上的洞徑，與前主人修道之處相通，我雖在此，發現一座神碑，得知洞中藏有法寶道書，苦於尋他不到，我那朝夕相伴的異獸烏龍，也被隔斷，費了許多事，僅尋到一葫蘆靈丹，人却休想出來，方才見你二人，在外通誠，誤認凡人，後見你走完上下五洞，取出法寶，竟與神碑之言相合，恐不知底細，將神泥毀損，方始發話，今日禁法，將失靈效，破他不難，但神泥本身，另具威力，收時聲勢十分驚人，你那法寶，我已看見，正是專破神泥之物，少時聽我招呼，祇等我將神碑上的靈符撤去，禁法全解，再聽我一聲招呼，將神戈朝着中心，畫一十字，如見烟光

冒起，可速飛身暫避，祇等烟光一散，洞門自開，這時上下兩條洞徑，一同出現，下面一條，盡頭之處，有神獸烏龍在內，見了生人，難免冒犯，千萬進去不得，只朝上洞斜行向上，往裏直走，便可將我尋到，你們聽完，不必回問，時機已然緊急，稍爲疏忽，便要錯過機會，悔無及了，二人因覺幼童語音，就在石中，相隔不遠，聽口氣洞似極深，開洞之後，主人不出相見，却令人去尋他，好生不解，方欲詢問，語聲已住，祇得靜守在外，爲防萬一，由成全手持隱形璧，小心戒備，等有半盞茶時，忽聽幼童，隔石急呼，禁法已撤可速下手，語聲並不甚遠，匆促間不暇尋思，便由南州依言行事，手持金戈，朝那封洞神泥中心，劃那十字，爲了先前，石壁如鋼刺他不破，下手時用力稍猛，不料封洞神泥，十分神妙，戈尖剛刺上去，立時火星四射，雷聲隆隆，甚是震手，遙聞幼童急呼，下手輕些，放手不得，不可太猛，南州總算沈着機警，祇管火星亂爆，另有一股強力，迎面撲來，並未將手收回，百忙中一聽幼童急呼，忙把手放輕，就勢劃去，一橫劃過，中心便現出一條裂口，跟着，便有千萬點火星，激射出來，如換常人，早已不死必傷，幸而成全在旁防護，見此聲勢威力，立將隱形璧寶光，往上一合，雖未受傷，裂口中的火星，也越來越猛，二人雖在法寶防身之下，仍難當那衝激之力，成全方喝三哥留意，南州當中一豎，也自劃下，祇聽一片沙沙墮瑤之聲，隨同戈頭所到，火星透射中，一直還未劃完，迅雷怒闐，與金鉄交鳴之聲，同時大作，勢急如電，成全看出形勢不妙，整座山頭，受了雷聲震撼，一起搖動，彷彿就要崩塌神氣，左近崖石沙土，經此強烈巨震，已在紛紛崩裂，碎落如雨，慌不迭拉了南州，同縱遁光飛起，說

時遲，那時快，就這前後一兩句話的功夫，隨向南州戈頭朝下直割之勢，轟的一聲大震，眼前條地一亮，一片五色毫光，挾着大蓬烟火，已突然湧起，二人總算法寶防身，逃遁又快，不會受傷，就這樣，仍被那五色烟光，掃中了些，將人排盪出一二十丈，成全起初以為隱形壁，具有防身隱形，兩層妙用，頗為自恃，及見烟光威力，如此強烈，才知厲害，不禁大驚，立定一看，那五色烟光，祇湧起十來丈，忽然一閃不見，雷聲震勢立止，當中圓洞，也自出現，封洞神泥，無影無蹤，因聽幼童說得那麼容易，差一點沒有送命，未免生疑，繼一想如是妖邪，早已就勢衝出，為何不見形影，略一商計，重往洞中走進，入內一看，那洞好似兩個倒插入內的並頭喇叭花，洞口祇得丈許方圓，四壁晶瑩如鏡，倒影迴光，幻為麗彩，前行十丈，方始逐漸加大，再往前走，約有半里，路忽中斷，對面現出一片橢圓形的尖崖與來路相隔，不下十來丈，上下洞壁，均作弧形，往前溜去，乃兩花莖分蒂之處，一上一下，通體渾成整齊，巧奪鬼工，絕不像似天然生就的奇景，正要捨却下洞，朝對崖飛遁過去，忽聽地底，遠遠傳來一聲怒吼，空洞傳音，分外震耳，知是異獸烏龍吼聲，先破封洞神泥，嘗過味道，想起幼童之言，料那異獸，必是一個龍形怪物，厲害非常，惟恐萬一敵他不過，慌不迭忙縱遁光，飛越過去，剛到對崖，南州回顧身後，已有大串酒杯大小的，紫色火彈，帶着一般綠色光氣，由下洞朝方才立處，激射上來，祇遲一步，便被打中，未等看清，火彈已自回收，其急如電，惟恐怪物，由後追來，忙縱遁光朝前飛馳，隱聞怒吼之聲，不時隔着洞底傳來，方想此時已飛進了十來里，幼童怎還未見出迎，洞徑本是成一直線，向上斜行，走着

走着，上下洞壁，忽往五面凹進，定睛一看，直和梅花一般形勢，遙望前面，有光發出，越往前進越亮，且喜怪物不曾追來，祇顧到那有光之處飛馳，也不知走出多遠，洞徑越發寬大，前面光也越強，又飛了一陣，方始到達，見前面盡頭，乃是一個梅花形的圓洞，光便由內射出，宛如千萬枝電炬，一齊發射，照得來路，明逾白晝，心想人在門外，已是耀目難睜，內裏不知如何亮法，幼童始終未見出迎，連聲呼喊，也無回應，不敢冒失走進，同立門外，朝裏觀察，見門內似有一個小人影子，離地數尺，懸空而立，雙手齊揮，定睛一看，正是一個年約十多歲的幼童，生得粉裝玉琢，又穿了一身白色短衣，赤着雙腳，寶光強烈，用盡目力，僅辨出一點形跡，料是方才說話的人，不知何故，被困洞內，看神氣似想開口說話，因被寶光逼住，不能出聲，心想光芒如此強烈，不知是何至寶奇珍，對方父母，久居洞內，尚且被困，不能脫身，何況自己，想不進去，再一看那幼童，又覺可憐，二人天生義俠性情，前途便無遇合，發現一個幼童，遭此奇險，也決不肯捨之而去，何況此行，與雪衣老人暗示，好些相同，祇是素來謹慎，惟恐無知涉險，救人不成，反受其害，故而遲疑，及見幼童，已將力竭聲嘶，手脚亂舞，情急求救之狀，心越不忍，互相商計，憑我弟兄，所遇任怎艱危，斷無見死不救之理，偏生對方，不知何故，犯此奇險，連話也不說一句，絲毫細底不知，如何救法，爲難了一陣，眼看幼童，力已用完，瞪着一雙俊目，人已奄奄待斃，南州首先激於義憤，力主不問如何，也須盡力，成全先前，已用隱形壁，朝前強衝了兩次，雖可通行，但是越往前進阻力越大，惟恐蹈那幼童覆轍，連自己也同困住，欲前又却，及聽南州一說，

暗忖是福不是禍，如該遭難，雪衣老人也不會命我來此，本想獨自入內一試，以防兩敗，南州不肯，說我二人，應共吉兇成敗，如何獨留，成全無法，祇得一同衝光而入，開頭甚是艱難，門外雖覺前行吃力，還可奮力前衝，才一入門，便被寶光逼住，寸步難行，光中所困幼童，見二人仗義強衝，好似萬分絕望之中，露出生機，面上立現喜容，重叉手舞足蹈起來，二人見他，將手旁揮，心方不解，事有湊巧，成全覺出偶在無意之中，吃那強力寶光衝動，往側一偏，覺出中心光力最強，如往旁衝，便好得多，南州救人情急，想起古神戈，既能破那青洞神泥，此洞作梅花形，和外面五洞相同，何不再取金戈一試，剛把金戈取出，成全已試出正面光力，要強得多，彷彿碑上寶光力量，全在正面，和噴泉一般，祇把中心點避開，便能由橫裏越過，因事緊急，連話都不顧得說，又見幼童，手往旁揮，正與相合，忙往旁面，斜衝過去，二人恰是同時發生，正面光頭，先自避開，南州再用金戈一揮，一道金光過處，無意之中，竟將碑光切斷，等到碑光回復原狀，已由側面飛入，繞向碑旁無光之處，這一來，看出神戈妙用，心便拿穩好些，再定睛往碑上一看，見那神碑，實高祇有丈許，正面似有大片朱文古篆，幼童被光吸住，後背心一帶，祇手足還能隨意轉動，滿臉均是求助之容，神情十分惶急，先不知如何破法，祇用神戈，頻頻揮動，金光到處，雖被絞散，轉眼又自復原，幾次過去，碑光雖然逐漸消滅，幼童仍難脫身，本想幼童不能開口，祇好用神戈，再絞下去，等把碑光全數消滅，再作計較，及見幼童面上神情，越發惶恐，似已萬分支持不住，正在拚命掙扎，南州還未看出下手之法，空自愁慮，無計可施，成全始終手持隱形壁，在旁

戒備，先前也代幼童着急，後來看出碑中心幼童陷身之處，似有一洞，內有一股五色光氣，幼童祇一用力朝前強掙，便似一塊錫糖，將人粘緊，隨同前掙之勢，扯出尺許數寸長一段，猛觸靈機，忙喊三哥快看，這中心洞內光氣吸力甚強，與碑光不同，何不用神戈，貼着這位道友身後試他一下，他能斬斷，不就脫身了麼，南州還未及答，幼童一面現笑容，精神一解，立被光氣吸緊，貼在碑上，二人看出幼童心意，自己所料不差，便說道友緊貼碑上，我們如何下手，幼童聞言，將頭連點，好似方才用力太猛，略爲喘息，待不一會，忽朝二人把頭一點，跟着神情緊張全身都在用力，朝前猛掙，那光氣直似膠質之物，立被扯出尺許來長一段，南州見狀，更不怠慢，舉戈一揮，那股光氣，立斬兩斷，碑光立隱，幼童也離碑而起，因是用力太猛，沒料南州，下手這快，碑光挨着神戈，便自消滅，一下衝出十餘丈，幸而幼童是個行家，祇管收勢不及，衝到門外，微微往前一撲，立時落向地上，二人正要趕過，問其受傷也未，眼前人影一晃，幼童已自飛回，見了二人，喘息不止，或全笑問，道友怎會陷身碑上，幼童笑答，實不相瞞，我是取巧，在二位道友，初入洞時，我尙存有私心，才致上了大當，差一點沒將小命送掉，自受許多冤枉罪，結果所得，還是命中應有之物，可見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，取巧無用，不過方才你們來時，祇由神光中，看出你們，並無法力，沒想到這一帶盡是森林曠野，瘴厲之區，又有洛明爾峯火穴，方圓千里，常年佈滿火雲烟霧，其熱如焚，隔山又是妖道巢穴，向例不許外人涉足，你們怎麼來的，起始發現神碑後面偈語，雖然年幼道淺，不能盡悉詳情，細詳文意，好似日內有人到此，終日由神光中，往外查看

先未看到一點形影，突有二人出現，當時雖曾心動，因見你們，拿着兩根頑鐵，朝當中神泥亂斫，絕不似個修道之士，起了輕視之念，開頭未理，反覺你們不知進退，萬一封洞禁制，突然失效，還要吃苦，正在隔岸觀火，忽見這位道友，取出神戈，雖不知他的妙用，但與碑後偈語相合，這才想起山後一帶，常人足跡，更不能到，明是由前面隱形來此，連忙出聲喚住，因知神碑裏面，藏有法寶，但非易取，又恐你們入洞我使無分，一面指點破禁之法，說完，趕忙遁回，本想封洞神泥，與碑中寶庫，息息相關，各有呼應，神泥妙用一止，寶庫似可開放，欲等神泥回收，你們被風雷烟光驚退時，搶在頭裏，撻足先登，把法寶挑好的，多取一件，餘下留與來人，誰知剛到碑後，便聽古仙所留傳音遺偈，祇把應得之物，拿到手內，心仍不死，重又回到碑前，行法取寶，其實我并不想全吞，只想把內中幾粒雷澤沙，取上一些，也就心滿意足，等回到碑前，封洞神泥，已化成四團金光，冉冉飛來，此寶乃家父之物，以前曾經見過，略知收法，意欲就便一起收下，不料神泥竟與神碑互相感應，發生威力，法寶不會到手，反被碑中心一股五色光氣，將我困住，粘在碑上，休想轉動，才着了急，素不服人，先不願出聲求救，等到二位道友，自己尋來，見我被困，義形於色，我因生性太剛，好動喜事，家父母向不許我獨自出山走動，見人不多，以前遇見幾個外人，大都不是善良，內有兩個同道，又性情不投，像你們這樣，銳身急難，對一個素昧平生的幼童，待若良友，實是難得，不由生出好感，偏生此時，我被神碑困住不能言動，破那禁法，雖不艱難，你們偏不知底細，祇朝正面猛衝，自然無用，後來我已忍受不住，正在着急，這位矮道友

忽然醒悟，避開正面光頭，由旁衝進，我祇知神戈，能破碑心禁制，不知會有那等神妙，手到成功，毫無耽延，碑中吸力又大得出奇，以爲不是當時可以得手，特意把本身真力元氣，運用停當，略爲緩勢，再行強掙，先見神戈，雖將前面寶光揮斷，但是隨分隨合，光力似乎逐漸減退，全數消滅，仍非容易，還須費上些事，未能如願，掙時用力太猛，差一點沒有跌向地上丟醜，此是二位道友應得之寶，我並未取，方才看出你們，爲人義氣，想交兩個好朋友，不知心下如何，二人見那幼童，立在地上，年約十二三歲，星眸炯炯，隱蘊威稜，兩道秀眉，斜飛入鬢，貌相十分英秀，穿着一身黃色對襟短衣，下面赤着雙腳，周身玉雪也似，看去靈慧俊美，竟在雪衣老人弟子鍾靈之上，言動更是天真可愛，見面連姓名來意，一句未問，祇把自己的事，說個不住，料知大有來歷，再聽口氣，似和隔山妖道是對頭，心想此是前輩仙人之子，如與連合，同仇敵愾，豈不是個好幫手，成全更擅詞令，接口答道，道友不棄凡愚，得附交遊，求之不得，至於此間藏珍，原是往採妖窟，無意來此，事前並不知道，果真有此福緣，願與道友共之，將來一同應用如何，幼童喜道，二位哥哥果然真好，不過仙人已有遺命，不能妄取，祇請把那雷澤沙，分潤數粒，就感謝不盡了，成全隨問幼童父子名姓，幼童答道，難怪爹爹說我冒失，說了一陣，也忘了詢問二位哥哥貴姓，是否與神碑遺偈相合，便自論交，豈非笑話，話須說明在先，聽古仙人遺偈留音，命我和烏龍在此守護神碑，我已答應，並將應得之寶取到，你們如與神碑所說的人不符，你雖是我哥哥，碑中藏珍，却不能取走呢，崔成二人機智，早料自己此行，已有遇合，聞言笑答，那個自然，隨將

姓名說出。幼童好似有些失望，面帶驚疑之容，聽完答道，那寶主人一個姓李，一個姓任，聽口氣像個女子，仙人留音大意，是說火窟藏珍，快要出世，但須先把碑中，所藏法寶神砂得到，才可同往，我也有分，本來我見來人，雖是兩個，並無女子在內，果然姓名不對，照這樣，我想分粒雷澤沙，去尋妖人晦氣，也辦不到了，成全聞言，早已醒悟，見他失望，愁急之狀，一面示意南州，先勿開口，等他說完，才笑答道，你說那兩人，可是一對夫妻，男名李琦，女名蘭珠的麼，幼童驚喜問道，男的正是李琦，女的祇知姓任，並有珠蘭並秀之言，與你所說相合，如何知道，成全隨把來意說了，幼童喜道，聽成哥哥所說，碑傷和方才所遺留音，一點不差，連我先未解悟的話，也全明白過來，但你所說那位李七哥，和李七嫂尚未到此，仙人是否許我們，取那法寶神砂，還不敢說，這些日來，爲了強取碑中法寶，不聽仙人的話，苦頭吃了不少，已然嚇怕，實在不敢再和他強，好在不用我動手，祇要仙人願意，跪下一求，必有回應，真不能取，用盡心機，也是無用，我們不訪試他一下，南州答道，道友姓名，還未曾說呢，事情尙早，不必忙此一時，伯父伯母，何日回山，隔山妖道，新近有何圖謀，均望明言，談完再往一試如何，南州本意，對方前輩仙人之子，自己雖是凡人，一則主人意識，年紀又輕，性剛好勝，必不願人拒絕，與其多說虛話，轉不如慨然應諾，就此訂交，打算問明來歷姓名，再改稱呼，幼童誤會二人，不願與之結爲兄弟，氣道，你們不願要我這兄弟麼，二人忙問過友何出此言，幼童更氣道，古人一見如故，便成忘年知己之交，不知多少，我已連喊哥哥，你們老是道友道友的，莫非嫌我年幼道淺，不配做你兄弟麼，

二人知他誤會，同聲笑答，賢弟不必多疑，我們凡夫俗子，蒙你不棄，結爲兄弟，那有不願之理，自來神仙遊戲人間，形貌年歲，往往顛倒，不能以身材容貌，來定長幼，再說伯父伯母名諱，尙未請教，故想問明之後，分了長幼，再定稱謂，並無別意，幼童笑道，我也知道兩位哥哥，均是好人，因嫌你們客套，故意問這一聲，隨說自身來歷，原來幼童名叫商清，父親商暘，母親晏玄瑛，均是得道多年的散仙，移居當地，才數十年，隔山妖道洪雷，盤據在先，另一個同黨楊攸，也常來往，當商氏夫妻初來時，洪雷甚是疑忌，設下陰謀毒計，打算暗害，後來發現對方法力甚高，惟恐一戰不勝，無法下台，意欲先禮後兵，前往求見，剛到洞前，便聽傳聲發話，說我和你路道不同，無法相交，但我在此，原是暫居，時至自去，彼此兩不相犯，請以洞右山嶺爲界，誰也不許越限如何，妖道最耽心是洛明爾峯的道書和火穴藏珍，一聽對方說是暫居，更疑是爲藏珍而來，便向對方，二次求見，暗示自己心意，求商氏夫妻，休往峯前走動，商客以此峯非你私有，如何禁人前往，你那心意，我全知道，實對你說，峯下道書藏珍全是有主之物，我固無緣，也未存這貪心，你也無異於是夢想，見我大可不必，妖道聞言，愧憤交集，因對方語氣活動，還想試探法力深淺，口裏說着仰慕求見的話，人往前走，進不幾步，忽聽洞中大喝，道友怎不聽良言，再不退走，悔無及了，話未說完，烟光暴起，妖道差一點，沒受重傷，這才知道厲害，不敢再強，祇得退去，受此挫折，自是懷恨，又疑心對方奪取藏珍，小心戒備，並用法力，設下惡陣，準備到時一拚，後見對方，從未去往峯前窺探，又知不是對手，漸漸緩和下來，心中疑慮，終是不解，商氏夫妻

，移居洞中，另有深意，也未理他，祇不許愛子，出洞遠遊，後往海外一去不歸，祇留商清一人在洞，行時囑咐，全洞均有仙法禁制，令同神獸烏龍留守，每次出去，均有一定時限，過時不歸，便被隔斷在外，隔山妖人，本就懷恨，近知火窟藏珍，將要出世，女怪人必乘此時，帶了道書遁去，事關他年成敗，如不事先取到手內，將來決無幸理，爲此百計千方，日夜圖謀，對我父子，認作心腹之患，早晚必來窺伺，守在洞內，仗我仙法防護，固然無害，一離此洞，必被擒去，我和你母均在海外，那時却休想我救援，祇商妻終是心疼愛子，另給了一件法寶，方始起身，二老走後，商清守在洞內，先頗聽話，日子一久，不免靜極思動，接連出去了幾次，俱都無事，內有一次，發現妖道，離山他往，祇剩下幾個妖怪代爲防守，一時乘興，前往窺探，看出衆妖徒，因乃師天性疑忌，祇能代爲主持陣法，別的法力，俱都尋常，想起父母行時之言，本沒打算多事，看了一陣，正要回洞，忽然發現一隻小黑猴，藏在身側石洞之內，雙目流淚，連打手式，意似求援，見那小猴，周身油光水滑，靈巧可愛，不由動了童心，剛走過去，黑猴縱身一躍，便到懷內，抱着商清頭頸，手指前面妖徒，滿臉驚惶之容，口吐人言，直催快逃，遲便沒命，商清聽他竟通人語，料是妖徒擒來，不知受什麼虐待，故想逃走，喜其靈慧可愛，開頭也未想到結怨，祇將小猴，抱回飛回，到了洞中一問，才知此是東嶽崑崙異種靈猩，並非小猴，因被妖徒無心發現，擒了回來，後看出小黑猩，不特靈慧非常，並還天生神力，捷逾飛鳥，一躍便是數十丈高遠，身長只有二尺左右，靈巧好玩，性更馴善，善解人意，正苦洞中寂寞，有此靈猩相伴，自是高興，過了幾天，小猩背人

垂淚，疑他不耐枯守，細一盤問，才知小猓，還有一個同類，也被妖徒擒去，開頭也頗憐愛，這類妖徒，多半秉性凶橫，喜怒無常，二猓以前，曾蒙一位散仙收養，頗知邪正之分，後因主人，久出未歸，偶往隔山採果，恰值妖徒，奉了妖師之命，往東崑崙採藥尋人，強擒了來，本非所願，再見妖道師徒，多行不義，所設陣勢，伏有邪法，心存鄙視，性又好動，這日妖師不在，偷往法壇窺探，一不留神，陷入埋伏，小猓雖得逃走，同類却被制住，知道妖道師徒，天性凶殘，情急害怕，想起前從散仙時，每值行法之際，曾經在旁偷看，仗着天性靈巧，略有一知半解，妄想逃生，乘着妖徒，尚未發現，隱在中心法台之上，悄悄下手，妖旛雖被毀去一面，本身却受了重傷，妖徒原乘妖師不在，擅離陣地，去往森林，殘殺生靈，聞得風雷之聲，遙望烟光大起，當是來了強敵，忙即趕回，查出二猓所爲，又驚又怒，知道環山百數十里，凡是花城之內，均有邪法禁制，決逃不走，便把受傷的一隻，吊起毒打，一面分人搜索逃猓下落，幸而小猓機警，料定妖徒，必往四外搜索，決想不到會藏在陣旁峯崖小洞之內，洞又隱秘，內裏孔竅甚多，互相通連，但知不是久計，耳聞同類慘號之聲已止，知遭毒手，自己如被擒去，命必不保，正自心驚胆寒，商清忽仗法寶，防身隱形，自空飛降，恰巧落在洞前，看出來人頗像妖道平日所說對頭，年紀雖輕，法力甚高，初現身時，曾有銀霞微閃，明是正教家數，心想花城內外，埋伏重重，竟能來去自如，可知不是尋常，認定救星，不敢出聲，忙打手式求救，幸被救走，雖能活命，再一想到同類慘死，便自傷心，被商清發現，問明經過，又聽說妖徒專喜殺生，無一善良，不禁激發義憤，便向小猓慰勸，願

爲報仇，小猓雖是通靈異獸，到底畜生不知厲害，又見這位新主人，年紀雖輕，法力頗高，所用法寶飛劍，無一尋常，報仇心盛，極力慫恿，恰巧此日，便是出山之期，如非烏龍神獸通靈，對於兩老主人之言，從來不敢違背，差一點也被帶去，事有湊巧，二次前往，又值妖道爲了盜取火竈藏珍，生擒女怪人，逼索道書，往尋同黨相助，又復離山他出，此時楊攸尙未與之同居，商清胆大任性，一到便仗法寶防身，飛入法壇，將二十五面妖旛，當時毀了十面，又傷了一個妖徒，後來全陣發動，看出邪法厲害，形勢不妙，方始遁走，下手以前，爲防到時不能兼顧，曾將小猓放在左近高峯之上，令其遙望，歸途往尋，已然不見，先疑妖徒擒去，重往窺探，並無蹤影，又聽妖徒驚惶談論，連自己蹤迹形貌，均未發現，受傷的一個，雖曾對面，又爲自己所殺，知道不曾洩漏，心中略放，只那心愛小猓，不知去向，萬分不捨，便在附近峯崖上，苦尋不已，也忘了歸洞時限，後來發現樹上，釘着一張紙條，得知小猓，被人救走，不久還要送回，並勸速回，這才想起出來時久，趕回洞去一看，禁制發動，歸路已斷，想起當中洞口，雖有神泥封閉，回憶父母行時之言，法寶防身，試一衝進，不料封洞神泥，與洞中禁制，互有呼應，竟被捲了進去，困在洞中好些日，用盡方法，不能脫身，那洞分上下兩洞，當神泥未開以前，兩洞交界之處，由仙法隔斷，不能相通，商清無奈，看出後面，還有一層似經仙法封閉，試用法寶攻破，入內一看，發現裏面，有一神碑，上面滿是朱書古篆，大意是說洛明爾峯火竈，藏有九宮塔上所失奇珍，和古仙人所留靈丹，不久便當出世，峯下壑底石室之內，還困有一個怪人，名叫蠻都，隔山妖道，因怪人關係他年修

道成敗，用盡心機，想要生擒，迫令說出藏書之所，再行慘殺，爲了下面整底，熬火厲害，曾費多年苦功，練了幾種邪法異寶，以備應用，近十餘年，又聽所交妖黨說起整底藏珍之事，更動貪心，意欲雙管齊下，實則惡貫滿盈。當藏珍出世之日，妖道也在此時伏誅，白費心機，藏珍雖然另有主人，但與商清頗有關係，神碑之中，并還藏有雷澤神砂，和兩件法寶，商清也有一件在內，祇等取寶的人到來，照着後面偈語行事，再看偈語，共有二十四句，仗着夙根靈慧，細一參詳，看出爲首取寶的人，名叫李琦，還有一個女子，不久當有兩人，來破神泥。所用法寶，是一古神戈，神泥禁制，也將失去靈效，祇用戈頭，朝中心畫一十字，立可開洞而入，到時，可引來人，去往碑前取寶，靜候時機，再往火窟，同取藏珍等語，這日發現崔成二人，洞前窺探，用劍亂斫，先常凡人，不會在意，後見神戈與碑文相合，以爲寶主人李琦尋來，臨時心想來人，祇憑一柄神戈，無什法力，所得法寶，比我還多，那雷澤砂，曾聽父母說過他的妙用，如能得到，便可先將妖道洞府，炸成粉碎，將地底那本道書，乘機取出，豈非絕妙，想到這裏，忽起貪心，妄想多取一件，並將雷澤神砂，分上幾粒，敎完崔成二人取寶之法，知道神泥一破，牌上寶庫立受感應開放，自己飛遁神速，正可下手，及至尋到碑後，發現一個小洞，內裏放着一座形似小山的美玉，上有無數洞穴，知是一件法寶，剛一拿起，便聽碑上發出古仙人的留音，大意是說，這座小玉山，名爲仙岳神座，乃商清應得之寶，下餘法寶神砂，均在碑前洞內，須等寶主人自取，商清聽完，忙用父傳仙法，往外查看，見崔成二人，剛剛飛回，以爲還來得及，想檢現成，尋到碑前，果然發現一

個小洞，神泥所化寶光，正由前面，冉冉飛回，剛想乘機取寶，並收神泥，忽聽碑中留音大喝，孺子不可再動貪心，速用法寶防身，否則，來不及了，心方一動，碑上神光，突然大盛，那四九神丸，也急如流星，朝碑洞中打到，當時便有一股極強大的吸力，由碑洞中噴射出來，知道不妙，忙即逃遁，已自無及，連人帶防身寶光，全被吸住，無法掙脫，後心好似被一塊大膠粘住，時冷時熱，不是冰涼透骨，便是奇熱如焚，難受已極，正在忍痛苦熬，崔成二人，也自尋至，由此一見投緣，結爲兄弟之交，互說前事，商清又把碑藏兩件法寶和一葫蘆雷澤神砂的取用之法，照着神碑仙示，說了出來，兩人一聽，法寶應爲李琦夫婦所有，忙同記下，南州笑說，此寶應爲李七弟所有，我們便知取用之法，也祇記下，等李七弟夫婦到時轉告，由他自取，不應妄動，可惜不知仙人名諱，且去碑前，參拜一回吧，商清笑道，我聽仙人遺偈留音，雖然指明此寶，應歸李家兄嫂所有，但那口氣，二位哥哥好似也有點分，偏是說得太快，未同記下，不能全數領會，依我之見，最好將寶取出，看是何物，或交二位哥哥保存，或是仍存洞內，均是一樣，好在此洞，有家家法力禁制，封洞神泥，雖然收去，家父還留下一件法寶，一道靈符，可作防守之用，當家父母行時，傳此二寶一符，說是將來有事，可以隨時封閉洞穴，運用由心，因家父說話，不喜人多問，心想此洞內外，均有埋伏禁制，中間洞口，還有一層神泥，多高法力，也難侵入，如何還要小弟用法寶靈符，防守啓閉，本在奇怪，現才得知，今日之事，家父母早已算到，靈符不會用過，所留法寶，却具極大威力，決不怕人盜寶，我們先取到手，一開眼界，豈不是好，成全知道商清法力，雖非

尋常，因其不曾與外人來往，從少便隨父母，隱居清修，稚氣未退，又亟欲得那雷澤神砂，打算先把法寶取出，等李琦夫婦到來，再行轉交，便笑答道，老弟事雖一樣，但是我想仙人既說此言，必有深意，我看還是不要妄動，聽其自然爲妙，商清道，我不過是想看看，實不相瞞，便二位哥哥，想帶此寶出洞，我也不敢違背仙人之言的，成全見他堅持，不使再爭，祇得聽之，隨同入門，去至碑前，分別下拜通誠，碑上神光，自從商清脫身以後，已全停止，先發光氣之處，現一梅花形的小洞，大祇如拳，三人拜罷起立，商清朝洞略看，便自伸手，成全想攔，商清手快，已往洞中伸進，成全發現那碑，不過三尺來厚，碑洞却是黑沉沉的，望不到底，暗影中，并有雲光閃動，知非易取，忙喊賢弟留意時，忽聽一聲驚呼，商清的手，好似觸電一般，連人迸起，隨手帶出一道，長蛇也似，烏油油的光華，二人見狀大驚，南州首先情急，那柄古神戈，恰巧拿在手內，匆匆不及說話，舉戈一揮，一道金光，朝那烏光斫去，才一接觸，便聽瑣的一聲，銀花四射，閃得一閃，烏光不見，再看地上，橫着一條，似蛇非蛇的玉帶，再看商清，已嚇得面無人色，好似常人驟中奇寒，凍得周身亂抖，臉都發青，一問經過，原來商清，初見碑洞中，雲光隱隱，看出內有奇珍，先前具有強大吸力的光氣，雖全消失，仍然存有戒心，曾在暗中行法防禦，并未十分冒失，滿擬試探着，先摸一下，如見不妙，再退也來得及，以爲決不致於受傷，誰知手才伸進，猛覺一股極強大的吸力，猛吸過來，先前吃過苦頭，自知不妙，忙卽縮手逃避，不料那吸力來勢，比電還快，已將手吸緊，同時覺到一股奇寒之氣，由手背起，貫徹全身，連骨髓也似凍凝神氣，這一驚，真

非小可，慌不迭猛力一掙，連身飛起，那股吸力，和奇寒之氣，竟被帶了出來，百忙中，瞥見那緊附手背之物乃是一條形似怪蛇的寶光，心方驚惶，待取寶抵禦，無奈週身都快凍僵，奇冷攻心，連氣都透不轉，如何施爲，心正發慌，南州已用神戈朝那怪蛇斫去，居然剋制，斫得又恰是地方，祇由怪蛇身上，激射起一蓬，細如毫芒的銀雨，便自落地，崔成二人，見銀雨現處，奇寒浸骨，方覺不妙，烏光已化玉帶，橫陳地上，南州爲防還有他變，仍用金戈寶光，罩在上面，待了一會，見無動靜，商清略爲喘息，也和成全一同走過，見那玉帶，長約七尺，周身密鱗，並無環節，彷彿一條整玉，又可隨意曲折，其形似蛇，前頭生着一張圓筒形的長嘴，口中無牙，却有一條如意形的蛇信，其白如銀，微露唇邊，將上封住，雙目內陷，約有綠豆大小，寒光如電，遠射數尺，人立正面，吃那寒光射中，奇冷刺骨，遍體烏光黑亮，隱蘊奇輝，三人先因此寶，連商清也未聽人說過。又是那麼奇冷，人不能近，惟恐有失，未敢造次，待了一會，還是商清胆大，說崔三哥，這柄古神戈，必是專門剋制此寶之物，否則，這條玉帶，威力十分神妙，小弟從小，便隨家父母修煉法力雖然不高，仗以防身，似還有用，不知怎的，手才伸進，便被吸緊，周身血脈，全被凍凝，幾失知覺，威力如此厲害，被神戈一揮，當時打落地上，此寶必是家父所說，前古癸水奇珍無疑，可惜不知名稱用法，三哥用神戈將他頭頸制住，我再用手，試他一下如何，話未說完，成全回顧身後碑洞，隨同玉蛇飛出，寶光連閃了幾次，最後一片烟雲湧過，碑洞忽隱，仍是一座通體完整的神碑，祇當中碑洞所在，似有朱文現出，過去一看，不禁大喜，忙喊三哥，商賢弟，無須疑慮，

此是北玄宮，天乙水姥，癸水奇珍，被古仙人借來，專爲鎮壓洛明爾峯地底毒火烈燄之用，千餘年來，已然用過四次，祇等最後一次用完，送還原主，峯下火窟，自經仙法禁制，封閉年久，地底毒焰蘊積太多，祇有極小一個火眼，平日所噴，多經仙法禁制，故意容其往外宣洩的殘焰，內中真火，所積禍胎，到時仍要爆發，已非此寶，所能剋制，但仍有許多用處，祇照碑上宋文符篆，煉上些日，此寶便能由心運用，仗以防守，出入火窟，却是極妙，此寶乃兩極宇宙寒光，與千萬年精英凝煉而成，奇寒無比，尤其那一雙龍目，一經施爲，所射出來的寒光，多厲害的毒火，遇上便即消滅，祇不與正面相對，此時便可收起，所附禁法，已爲神戈所破，不會生出別的變化，細看碑文，就知道，崔商二人一看，果與成全所說相符，後面並還載有收用之法，因其形似十萬年前神獸冷龍玄狂，取名爲玄狂帶，乃天乙水姥水宮四十六件奇珍之一，指明此寶，應爲崔成二人暫時借用，等到破了洛明爾峯地底火眼，取出藏珍，大功告成之後，自有人來指點，如何送還，此時除一葫蘆雷澤砂，現在碑後洞中，可以取出一些而外，下餘須等李琦夫婦，親自來取等語，三人看完，驚喜交集，忙把收法學會，過去一試，那條玉龍，竟似活的一般離地而起，朝人手中飛來，連試兩次，均能應手，祇光太强，難於隱蔽，南州接過一看，那帶似玉非玉，剛柔隨心，竟可束在腰上，成全說自己有隱形壁防身，固執由南州收用，南州祇得應了，再往碑後一看，中心小洞，也和前面一樣封閉，完整如初，商清方自失望，忽覺碑頂，紅光外映，抬頭一看，原來那碑，似玉非玉，色如翠墨，烏光晶瑩，碑陰宋文符篆，已完全隱去，碑頂作梅花形，當中好似一片墨晶

，包着一片葫蘆形的紅光，南州方說、這葫蘆嵌在碑內，如何取出，商清笑答，這個不難，此時我已領會，三哥那柄神戈，好似專破洞中一切禁制之寶，如我料得不差，祇將戈頭寶光，朝葫蘆中心一指，必有靈效，何不試他一下，不行再打主意，南州依言行事，先朝神碑下拜，通誠祝告，並代商清，求賜幾粒神砂，說罷起身，還未下手，忽見碑頂紅光連閃，旋起無數大小光圈，商清忙喊，三哥快些，南州因覺神戈寶光太強，惟恐不知細底，將碑損壞，微一遲疑，銀光急轉中，忽有手指大小的紫光，由葫蘆口內冒起，商清見是神砂飛出，不顧說話，忙卽施展分光捉影之法，將手一招，便自收去，到手化爲豆大一粒寶珠，紫色晶瑩，奇光射眼，旋轉不停，心中大喜，第二粒又相繼冒起，一離碑頂，便自加大，晃眼暴長尺許大小一團，如非商清，前聽父母說過，識得此寶來歷妙用，和收發之法，下手得快，幾被遁走，方說好險，第三粒又自飛出，這次有了經歷，自較容易，似這樣，連接幾次過去，全都順手而得，同時看出碑頂所嵌葫蘆，漸現全貌，彷彿紅晶所製，裏外透明，那雷澤砂，共分紫碧二色，祇有綠豆大小，隨着葫蘆口內所噴光氣，往外飛出，朝商清手中飛到，收得十分容易，內裏神砂，共有大半葫蘆，各在裏面，星丸跳擲，飛舞不停，閃變之間，映着紅光，幻爲異彩，十分好看，三人見那葫蘆，仍然包藏在神碑紅光之內，祇神砂一粒跟一粒，隨同光氣，向外噴發，均以爲一會便可全數收下，祇不知葫蘆是否可以取到，心正尋思，商清已收到第七粒上，正要再收下去，忽聽一片殷雷之聲，碑上起了一片雲烟，商清忙喊，三哥還不下手，就來不及了，南州始終覺着商清，法力雖高，畢竟年輕胆小，行事冒失，呆得

一呆，雲烟暴起，毫光四射，葫蘆口內，所噴光氣，本由碑中帶着一粒接一粒的神砂，穿碑而出，向外噴射，忽似靈蛇電閃，收了回去，同時，又是一聲雷震，眼前一暗，神碑猛然沉入地內，一閃不見，崔成二人，正自驚奇，商清已急得雙足亂跳，直喊可惜，二人大驚問故，商清想了一想，改容笑道，二位哥哥，那裏知道，也是下手太忙，不容細說，否則，不致如此，當我發現神碑時，原是無意之中，觸動禁制，平地湧現，我還吃了許多苦頭，才將禁制引發，得知大概，先因仙法神妙，威力太大，稍爲疎忽，人便受傷，不敢大意，連想求取幾粒雷澤砂，我都拿他不準，後來悟出三哥這柄神戈，專破禁制，有了成竹，本意祇把禁法一破，不特一葫蘆神砂，可取到手，連碑前寶庫，也可同時打開，誰知三哥行事，過於謹慎，不聽我的招呼，仙人又早算定，未等破禁，神砂先自飛起，祇顧忙着收取，忘催三哥，照我所說下手，以致神碑，重又沉入地內，看此形勢，在七哥七嫂，未到以前，休說借用碑中諸寶，去尋妖人晦氣，連想先看一眼，都辦不到了，崔成二人，才知商清，仍想先將法寶，全數取出，去往妖窟一試，不料仙人早已算定，到時自生靈效，祇賜了七粒雷澤砂，下餘均未如願，因其人雖靈慧，却甚天真，初次見面，不特情如兄弟，連同盟諸友也全視兄長，天真已極，全都愛他，由此起，三人成了至交不提，神碑已沉，除却等待時機，無什別的指望，互相談了幾句，商清便說，這裏除神碑外，無可流連，下洞才是我家，家母行時曾爲我備有好些食物佳果，不料一時疏忽，陷入上洞，當初原有仙法隔斷，不能通行，此時神碑下沉，上下兩洞，當已通連，我們姑往一試，如能過去，豈不比這裏要強得多，就使還可看看鳥

龍，近日是何光景，崔成二人方向笑諾，忽見最前面上下兩洞分路之處，慢悠悠現出兩點星光，初見黑色忽又變成紫藍色，觀此五色變幻，精芒遠射，對面飛來，商清喜道，烏龍前來尋我，上下兩洞，必可通行，我們快走，隨即高呼烏龍快來，這是我新交的兩個哥哥，不可無禮，那兩點星光，本來駛行甚緩，聞呼忽然轟的一聲巨吼，急如流星，兇眼駛近，崔成二人，因洞口一帶，光景皎暗，星光又強，看不真切，滿擬先後所聞吼聲，如此猛烈，神獸又以龍名，身定長大，誰知到了身前一看，乃是一個頭部似龍非龍，身具四手兩足，通體烏黑，高才三尺的怪物，生得并不長大，但是目光如電，爪利如鉤，兩條後腿，精鐵也似，形態十分威猛，到了三人面前，噙着一張形似半邊圓筒的怪嘴，露出一條，前端帶有吸盤的長舌，先朝商清，低吼了幾聲，商清似和烏龍，十分親熱，早起過去，拉着形似鳥爪的怪手，笑道，不要鬼叫討厭，我早知道了，這兩位哥哥，雖不姓李，却是寶主人的兄弟，如今神碑，已然沉地，我得了一件法寶，和七粒雷澤砂，足可尋那兩個妖怪，爲我小黑報仇，並試取那洞底道書，先給妖人一個厲害，以後你對我兩位哥哥，要和對我一樣，烏龍聞言，吼了一聲，將頭微點，便朝二人跪倒，噙着怪口，笑個不已，商清隨說，這裏不好，到了下洞再談罷，三人一獸，隨同起身，到了兩洞分歧之處一看，地皆晶質，平明若鏡，下洞形勢，和上洞一樣，便是有心製造，也未必有此整齊，南州方贊造物之妙，商清朝烏龍低語了兩句，令其先走，接口道，此洞甚是長大，形似兩朵牽牛花，并蒂同生，形勢大小，全都一樣，上洞盡頭之處，經我用盡方法，不能打開，不知與下洞，有無分別，至於下洞，因自家父母移居以

來，多年經營佈置，所居又是全洞盡頭最好之處，二位哥哥到後，才知他的妙處哩，我先到前面去，稍爲佈置一下，你們後來如何，二人方說無須，商清已先飛走，二人知道上下途徑一樣，照直往前走，開頭光景，也和初入上洞時相似，及至走了一段，眼前條地一亮，大放光明，原來兩邊洞壁，均有鐘乳下垂，本就通體晶瑩，在暗影中，閃閃生光，忽然發出亮光，宛如兩行火樹銀花，明燈寶炬，自頂倒懸，五光十色，競彩流輝，照得闔洞通明，耀眼欲花，端的生平未見之奇，知是商清所爲，一路觀賞過去，行約里許，前面鐘乳更多，到處瓔珞垂珠，奇輝流射，氣象萬千，美不勝收，並有無數奇花異卉，鬥艷爭妍，多是平生初見，越往前行，景越繁妙，行到盡頭洞壁之下，忽然無路可通，估計路程，和上洞差不多遠近，洞壁完整，通體渾成，更無絲毫縫隙，此外又無路徑，商清不知何往，也不見有蹤跡，喊了兩聲商賢弟，也未答應，聽方才所說口氣，分明還有一座後洞，藏在石壁之後，怎會無門可入，又喊不應，均疑商清二次觸動禁法，重又困入石壁之中，或是犯了他父母的禁條被禁在內，不許與別人相見，少年好勝，不好意思回答，但未拿準，不便退出，再一想，此時洞口，已然封閉，非經主人撤禁，無法出去，所料如對，豈非進退兩難，南州先頗愁急，成全想了一想，覺着下洞，和上洞一樣長短大小，祇是鐘乳較多，主人如非有意延客，怎會全數發光，至今明如白晝，不曾絲毫減退，也許後洞太深，突然有事發生，主人知道自己法力有限，恐其涉險，特將洞壁隔斷，也未可知，思量無計，祇得等在外面，待有三個時辰，毫無動靜，連喊多次，終未回應，正在驚奇，想不出是何緣故，忽聽神獸怒嘯之聲，由洞壁

內隱隱傳來，心中一喜，忙喊商賢弟，你在何處，如何不見，隨聽商清在內答道，二位哥哥，請再等上一會，見面自知，我事情還未完呢，二人聞言，才放了心，由此起，便不再聽商清發話，祇神獸烏龍，偶然怒吼兩聲，聽去頗遠，二人料無他變，也就不再呼喊，又等有個把時辰，商清仍無音息，二人却餓了起來，好在帶有乾糧臘脯，便尋一平整的矮鐘乳坐下，準備同食，還未到口，猛瞥見盡頭處的洞壁，光影一閃，隨聽殷殷雷鳴之聲，料是商清開洞出來，心中一喜，身在主人洞內，不好意思，剛把食物，匆匆收好，放回囊內，壁中雷鳴風吼之聲，竟越來越猛，洞壁並未開放，心方奇怪，忽聽商清大喝，二位哥哥留意，莫放老鬼逃走，快些擋住，聲才入耳，還未聽清，又是驚天價一聲大震，四面洞壁，一起搖撼，似要崩塌神氣，二人不知是何吉凶，正在驚惶回顧，同時壁間雲光電旋，霞影千重之中，突飛起一條，身材瘦小的人影，在一蓬黑烟籠罩之下，急如電射，似朝洞外飛去，二人坐處，正當那人逃路，本是迎面飛來，其勢迅急，成全應變機警，匆促之間，並未想到上前堵截，因見那人，由正面洞壁中，駕着一溜黑烟，迎面飛到，一時情急，一按隱形壁，本意先把身子護住，以免受傷，誰知對方，胆子更小，又聽身後敵人，連聲急呼，一見人阻路，也是胆怯情虛，成全還未發動，已自往側閃避，兩下幾乎撞上，南州素來謹慎，又聽商清說過，那柄古神戈，能破洞中禁制，一見有警，忙取出來，也和成全一樣，誤認逃人，欲加侵害，一時情急，便將神戈朝前揮去，二人恰是同時發動，一道金虹電掣而出，正值逃人往側閃避，一見金虹電耀，飛將過來，看出前古奇珍，知道厲害，心中一慌，又因追兵在後，情知不是對手

，那敢迎敵，無如南州小題大做，出手太急，神戈寶光強烈，晃眼便將全洞佈滿，逃人初與二人相遇，不知深淺，心想法寶如此神妙，主人決非尋常，匆匆不暇查看，誤認強敵，惟恐金虹追襲過來，一時胆小害怕，驚慌過甚，祇顧保全性命，竟將手中所持之物，朝後一揚，一團黑綠色精光，脫手飛起，剛把神戈敵住，就勢駕了黑烟，向外逃走，飛遁神速，一晃逃出老遠，回顧敵人，不會進來，想將法寶收回，剛伸手一招，忽聽敵人歡呼之聲，回頭一看，一片五色雲網起處，所發寶光，已被網去，洞壁大開，商清也由洞中飛出，不禁長嘆一聲，便停了下來，崔成二人，發現那團墨綠色的寶光，甚是神妙，出手加大，竟將神戈擋住，心方驚奇，逃人已自飛走，同時，洞壁開處，一片五色雲網，當先飛出，電也似急，將那寶光網住，隨聽歡笑之聲，商清跟蹤飛到，伸手一招，連網帶寶光一起收去，過去一看，乃是薄如蟬翼的一片輕紗，內中網着一粒大如龍眼的寶珠，色如翠墨，奇光射眼，商清滿面，都是喜容，明見逃人停了下來，那股黑烟，也自收去，並不再追，彷彿沒事人一般，朝着二人笑道，想不到今日變出非常，如非先前淘氣，想把裏面佈置停當，飲食也都齊備，再請二位哥哥入內，以博一笑，先將洞壁行法封閉，隔斷逃路，幾乎誤了大事，此時已然無害，這粒北玄珠，已被我收來，逃與不逃，均由他去，不必過問，最可氣是，這廝十分狡猾，我那烏龍，竟被反禁後洞地穴之內，我差一點沒上他當，須用這柄神戈，才能將他放出，我弟兄同到裏面，放出烏龍，吃點東西，我先將洞壁閉上，免得這廝，跟進去討嫌，先前他想逃走，此時他想進去，我還不肯呢，崔成二人，遙望逃人，站在前面，欲前又怯，神情似頗愁急

，聽商清口氣，好似以前同住洞中，不知何故，想盜寶珠逃走，弄巧成拙，心疑洞中役使之
人，正要詢問，商清暗使眼色止住，三人剛同往裏走進，忽聽一聲哀鳴，回頭一看，一片雲
光閃過，就在商清行法封洞、瞬息之間，方才用北玄珠，抵禦神戈，駕了黑烟飛逃的，那個
黑衣人，已跟着飛將進來，商清疑有他變，剛將神戈一舉，待要抵禦，黑衣人似覺厲害，一
聲悲嘯，縱向一旁，動作神速已極，未容發話，商清已先攔道，三哥，莫要理他，我們放了
烏龍同吃酒去，這廝平日，全仗烏龍憐他受苦，常送東西與他去吃，今日恩將仇報，爲想逃
走，反用鬼計，把烏龍關在裏面，如非有此神戈，這罪如何受法，你看烏龍出來，饒他才怪
，黑人越發害怕，哭喪着一張醜臉，望着商清，欲言又止，意似乞憐，又開不出口來，二人
越料黑人原在洞內，與主人必有瓜葛，心中奇怪，把敵意減去，成全回顧洞壁已封，黑人同
被關閉在內，始終尾隨，並無逃意，這一隔近，見那黑人，身材矮小，年紀在四五十之間，
黑烟收後，與生人一般無二，看去是個小老頭，穿着一身緊身短衣，更顯生得精瘦，祇比骷
髏，多着一層皮肉，貌相十分醜怪，神情尤爲滑稽，不知怎的，越看越對心思，見他跟在後
面，一雙鬼眼，注定三人動靜，骨碌碌亂轉，精靈已極，見自己不時回顧，目蘊淚水，將頭
微點，雖似乞憐，却又帶着三分傲氣，忍不住笑問道，商賢弟，這是人是怪，饒了他吧，話
未說完，商清接口笑道，八哥，這是自作自受，且由他去，過天再和你說，看他還敢出什花
樣，成全瞥見黑人，聽自己爲他求情，立似箭一般，飛射過來，剛一落到面前，聽商清一說
，重又飛遁回去，滿臉都是失望之容，始終不曾開口，料有原故，祇得罷了，這內層後洞，

景更靈奇，所行之處，是一廣堂，方圍不下十畝，上下洞壁，滿是奇石怪峯，鐘乳石筍之類，那些鐘乳，多半象形，有的天花寶蓋，自頂下垂，流蘇紛披，繽紛五色，有的虎躍猿蹲，龍飛獅吼，奇禽展翅，健羽摩空，一個個意態生動，飛舞欲起，再不，便是巨靈當道，惡鬼騰躡，磨牙伸爪，似要攫人而噬，這些鐘乳結成的鳥獸鬼物，又都遍體晶瑩，自發奇光，照得一路光明，眼光撩亂，比起前洞所見，更加奇絕，南州方說此洞又高又大，奇景天生，從未見過，祇惜光輝稍強，日力稍差的人，見此光怪陸離景象，恐怕連眼都睜不開了，商清笑答，洞中鐘乳，均是晶質，前主人是位女仙，清修多年，常用法力興建，家父母以前所居，也有這鐘乳，祇無此洞奇麗，遷居到此，家母原喜佈置宮室，再就前主人原有奇景，加以點綴，另施仙法，使其放光，乃有今日之勝，我因二位哥哥初來，特意使他大放光明，請到裏面小瓊林，便又是一番光景了，說罷，賓主三人，已到前面一座約七八丈，平地突起，宛如朵雲飛湧的小峯之下，商清笑道，家父母在此多年，便爲這座鐘乳結成的靈峯而來，祇爲此間地脈，與洛鳴爾峯火窟相通，不敢妄動，想等諸兄到來，破了火窟把黑老鬼壓在下面，聽其自生自滅，便回海外去了，我因這廝處境可憐，累次代他求情，誰知他老改不了老賊皮氣，我一離開，便想偷我東西，今日知我被困上洞，竟敢愚弄烏龍，盜了北玄珠，衝破禁制逃走，又將烏龍反禁在他所居小洞之內，本來還有商量，這一下變成自作自受，就能活命，至少也要禁閉地底千餘年，才能出世了，此峯下有一洞，一頭是黑老鬼的巢穴，一頭與洛鳴爾峯火窟相通，並有一種奇處，這時，黑人行離三人較近，聽到末句，忽然面現喜容，湊將過

來，剛把口微張，商清倏地回身一脚；喝道，快滾，以爲我又用你麼，這次把我氣傷心了，再不快滾，叫你好受，黑人吃商清一脚，踢了一溜滾，跌爬地上，顛巍巍爬不起來，彷彿年老力弱，受創太重，難於起立，帶着可憐神情，南州天性義俠，同情弱者，正要勸說，成全看出商清，口中喝罵，面上微爲笑容，越知有因，忙使眼色止住，轉問商清，有何奇處，商清笑道，八哥不必問了，問他不說，免得老鬼得意賣弄，想我饒他，話長着呢，少時坐定，我再詳說經過如何，隨領二人，由峯洞中走進，一路盤懸上升，均在峯腹之中，很快走完，到了晶乳危崖之上，這才看出，那峯形勢甚奇，如由峯下繞過，前面盡是奇峯怪石，交錯縱橫，雖有好些洞穴，均難通行，須由峯腹穿出，經過峯腰一條晶銜，由此曲折繞行，始達最後一層入口，也是一個梅花形的圓洞，入口大祇方丈，進不多遠，前面忽然開朗，耳聽泉聲潺潺，雜以鳴玉之聲，細一尋視，原來前面，乃是大片花林，瓊枝玉葉，與瑤草琪花，互相競豔爭奇，一眼望去，花光如海，寶霧蒸騰，愈觀壯麗，從所未見，泉聲來處，乃是一片疏落落的竹林，通體翠綠，叢生在畝許方圓一片小坡之上，盡頭是一洞壁，上面一條尺許寬的瀑布，匹練倒掛，直注坡後小池之內，瀑大池小，順着缺口，穿林而流，宛如數十百根銀練，飛舞衝行於竹林之中，地皮質如晶玉，其綠如油，那百十股瀑布細流，穿行其中，銀光閃閃，好看已極，泉流所觸，鏗鏗鏘鏘，發爲碎玉交鳴之聲，十分悅耳，二人因沿途地面不見絲毫塵土，以爲那些花樹，均是仙法鐘乳所製，近前細看，十九都是真的，內有數種，前曾在二老谷若虛洞中見過，方自奇怪，忽聽清音細樂，起自來路小峯之上，宛如廣殿仙韶，音

節之佳妙，竟是平生未聞，因商清暗中搖手，不令發問，祇得隨同前行，由竹林坡前繞過，到一白玉平台之上，方始看到仙居，精舍數楹，上下兩層，前有平台，通體美玉製成，氣象莊嚴，華麗無比，台上一條黃玉案，旁設玉墩形製十分古雅，案上陳着好些酒果，商清剛請二人入坐，南州笑道，八弟你看，這裏瑤階玉柱，瓊樓飛閣，四圍花光如海，更有霓裳仙樂，簫韶競奏，平日所見，畫中仙山樓閣，何曾有此景象，自穿雲頂尋取藏珍以來，又開了一次眼界，可見修道人未成功時，雖然受盡艱危，道成之後，仙山歲月，何等逍遙自在，想不到蠻荒深山之中，有此奇景，如真到了蓬萊方丈，神仙宮闕，更不知有多麼美妙莊嚴呢，成全笑答，這裏天生奇景，又經仙人，鬼斧神工，多年興建，使這一所玉宇瓊樓，掩映於萬花叢中，又有仙樂點綴，能在此間久居，已是平生所未夢見，何必還要什麼瓊島仙居，神仙宮闕呢，商清本來起立，朝着南州，想要說話，聞言接口笑道，什麼霓裳仙樂，這是老黑鬼，在來路小峯內鬼叫，誰耐煩聽他呢，三哥把古神戈，借我一用，去將烏龍放出，叫這廝嚐點味道也好，說時，細樂忽止，變爲繁喧巨闕，宛如無數黃鐘大呂，雜以十萬大鼓，同時怒鳴，震得前面千百株花樹，紛紛搖撼，飛舞如潮，頓成奇觀，二人方疑有變，商清語完，巨聲忽止，二人驚問何故，商清將背向外，接過南州手中神戈，朝二人使一眼色，故意怒道，還是這廝在那裏鬧鬼，他那鬼心思，我全知道，少時無論如何哀求，二位哥哥，千萬不可理他，成全知道商清心意，將頭微點，笑答道，此人名姓來歷，因何在此，賢弟均未明言，如何敢於多事，商清冷笑道，二位哥哥，你不知道這廝，有多可惡呢，以前爲了幫他，差一點沒有

挨打，他還不知好歹，專門生事，北玄珠關係何等重要，竟敢偷走，方才問他，反到抵賴，說是爲我多日未歸放心不下，烏龍又祇知遵奉主人之命，守在洞中，不通商量，沒奈何才破禁而出，想用此珠，爲我出力，固然存有一點私心，多半還是感恩心甚，既有這樣好心，我已回洞，爲何還要盜珠逃走，如今寶珠被我收回，他無法回轉老巢，取回他那替身，不久遭報，我已不再理他了，說罷，匆匆走去，行時似聽前面悲哭之聲，二人知是黑人，再向商清求告，也未理會，商清走後，哭聲越來越近，側臉一看，果是那老黑人，由花林中，一路東張西望走來，滿臉都是驚懼憂疑之容，到了台前立定，仰望二人，欲前又却，好似想要走上，又有懼意，舉棋不定神氣，二人受了商清囑咐，故作不見，也未理他，待了一會，忽聽烏龍吼了一聲，聽去頗遠，似由地底，遠遠傳來，黑人立時嚇得渾身亂抖，慌不迭縱上台來，到了二人面前，恭身立定，兩次想要開口，均似有什顧忌，欲言又止，二人仍不理他，跟着，又聽烏龍吼了兩聲，黑人越發驚慌，一雙鬼眼，望着二人，兩淚交流，似要求告，不知何故，不敢開口，南州心直口快，看出黑人，不是外來妖邪，頗似主人所收精怪，平日在洞中爲奴，犯了規矩，受罰禁閉，乘着商清不在，想盜寶珠逃走，被主人發現，將珠收回，細查神情口氣，分明是想自己向他賣好，代爲求情，一面故示嚴厲，以作警戒，如真妖邪一流，或是存有惡意，罪在不赦，怎會令其隨同走進，先想等他開口求告，再行盤詰，及見黑人情祇管可憐，老似想要求告，偏不開口，心中奇怪，忍不住問道，你叫什麼名字，是人是怪，因何犯規受罰，怎不開口，黑人聞言，還在遲疑，忽聽烏龍怒吼連聲，不由面色慘變，朝

後面看了一看，頓聲說道：二位仙長，快請救我一救，底下又沒了話，南州笑道：你不明言，我知件事，如何救你，黑人似聽南州口氣有望，而上方帶出一絲喜容。

第十二回

灑雪晴珠不盡流泉飄靈雨
零沙沸石衝空火柱似森林

耳聽前面烏龍，嘯聲越猛，彷彿大難將臨，到了生死關頭，略一尋思，突然哀聲答道，我奉二位老主人之命，如與洞外之人，說話問答，犯了誓言，必遭慘禍，形神皆滅，爲此不敢開口，無奈烏龍十分厲害，這次實在是我不好，不該騙他吃了好些苦頭，出來一和我拚命，別的不說，祇被所噴丹氣裹住，這罪孽先受不了，本身元氣還要損耗，未入洞前，原可逃走，一則捨不得老主人的恩意，又知小主人對我，素來愛惜，生氣祇是一時，等到氣消，仍可求他饒恕，我費多年心力，煉來抵禦災劫的原身，又被主人封閉，不到時機，無法取出，隔山妖道洪霄，知我於他有用，正用邪法，到處搜尋我的蹤跡，如非藏在老人洞中，真神原體，又經仙法分開，早遭毒手，我一出洞，必被擒去，如有北玄珠在手，還可仗着此寶，由地道直飛洛鳴爾峯火窟，尋得一個被妖道禁閉多年的怪人，與之連合，暗入妖洞，將地底那本道書副冊，得到手內，學會克制之法，同尋妖道報仇，雖然冒險，事尙有望，空手出去，直似自投死路，方才我聽小主人口氣，二位仙長，頗似老主人行時所說的那些人，否則不會來此，任你多高仙法，也難破禁而入，算起來雖非外人，到底拿他不準，因此不敢開口，現因小主人怒火頭上決不輕易饒我，烏龍更非尋我報仇不可，實在無法，想起二位仙長，已和

小主人兄弟相稱，自非外人，又蒙開恩詢問，沒奈何祇得盡情奉告，我看出二位仙長，人甚慈祥，也許和小主人一樣，見我這類素無惡行，極知自愛，祇爲天賦異稟，最干造物之忌，命如紙薄的怪物，念其修爲不易，終年受着危害，稍爲露面，遇見正教中人，還容分說，遇見異派妖邪簡直休想活命，實在可憐，必蒙代抱不平，加以援助，致於今日之事，固是我天生惡性，又太好強怕羞，明知闖禍，見了主人回來，仍然違命，盜寶而逃，許多不好，但那惡念，經我多年苦修，已有剋制之功，雖然犯過，一轉念間便自悔悟，否則，妖道對我不容，無非因我不屑與之連合之故，如爲出力，與之同謀，縱不奉爲上賓，也必不致加害，我已逃出禁制，主人又未追我回來，如何情願回洞受罰，不肯離去，話說太長，無暇多言，烏龍脫困出來，祇一對面，便無幸理，還望大發慈悲，祇求助我免此一難，代向小主人求情，必有後報，我聽烏龍怒吼似已脫困而出，不把話說好，再遲就來不及了，崔成二人，聽到末幾句，同聲冷笑道，你不把以往真情說出，誰來管你閑事，以爲我們貪圖你的酬報就什事都行了麼，說時，烏龍吼聲，已由遠而近，黑人越發驚慌，緊靠二人身前，頓身急呼，烏龍就來了，我以前便吃過他的大虧，想起心寒，還望二位仙長，恕我失言之罪，祇不令烏龍傷我，照實奉告就是，二人雖無把握，細想商清先前口氣，又對自己十分尊敬，烏龍不住怒吼示威，並未尋來，可知故意恫嚇，並非真要如何，便笑答道，不用如此害怕，祇要所說有理，定必爲你求情，卽或不然，在話未說完以前，我必請你小主人，禁止烏龍，和你爲難，你看如何，黑人喜道，如此甚好，二位仙長，祇肯聽我說完，必加憐憫，只烏龍是我剋星，除聽老

少主人的話而外，向來不通情理，還望二位仙長，隨時留意，免他冷不防，猛下毒口，把我裏去，那就糟了，二人含笑應諾，黑人隨說出身經過，原來那黑人，並非人類，乃是蠻荒深山中所產怪物，本名蠻都，連自己也不知是如何降生，初生時似猴非猴，貌相醜怪，略帶一些人形，其名自呼，因稟兩間厲氣所生，出生在滇緬深山中，瘴癘最多之處，自來帶有毒質，每遇天時變化，和子午二時，必由身上，發出一種蘭花香味，奇毒無比，無論人獸，均不能近，祇一聞到那股異香，休想活命，總算蠻都，雖然天賦惡質，但是具有極高聰明的智慧，機警非常，性又慈善，深明善惡之分，自知身中奇毒，人不能近，休說生物，便是林木花草，染了他身上的香氣，不滿二日，也必枯死，如若隨意走動，不知要害多少生靈，始而藏在毒嵐惡瘴凝聚的，沼澤地底，不與生物相近，以免傷害，無如天性好強，最喜模仿人類動作，見人便自心喜，忍不住想要親近，他雖滿腹盛意，對方如何承當得起，每當朔望子午二時，或是風雨晦明，香氣最濃之際，人立下風，相隔數丈左近，聞到那股香氣，當即暈倒，重則身死，輕則染上麻瘋，決無活路，幾次試過，既恐傷人太多，異日遭受孽報，又覺孤身無偶，山中野獸，不願爲伍，最喜是人，偏又無法親近，即便降格相求，尋幾個和他形貌差不多的猩猩猿猴之類，一同遊息，照樣也是聞香即死，無法近身，越想越傷心，祇得藏身蠻烟瘴雨，荒涼隱僻之區，不時向天號哭悲鳴，仰問蒼天，化育羣生，理應一律，既然生他，沒有同類，已太孤寂，又令身賦奇毒，不論人獸，挨近就死，稍一疏忽，便要傷生害命，造那無心之孽，既失天地好生之德，同是生物，所受偏如此孤零慘酷，似這樣日常號呼，過了

些年，更加靈慧，竟然悟出身是化生，乃各種毒氣精英凝結而成，斷定將來，必無好果，除非把本身精氣，煉成人形，一使其凝煉，才能免却修道，經過百多年苦煉之功，又服了好些靈藥仙草，居然煉到功候，如願相償，無如功候越深，五官兩腋間的毒氣，也越濃厚，休說與人物挨近，十里以內，聞香必死，經此一來，越發害怕，每次出遊，必要飛往高峯之上，仔細查看，下面有無人獸蹤跡，與之背道而行，每遇生物人類，山中遇險，趕往救援，去時定必大聲呼嘯，連打手式，先使警覺，再搶往下風，然後出手，仗着平日靈警，飛行神速，山中樵採的人，經他救活的，不知多少，野獸生物，更是不計其數，因恐無心害人，好意變成惡意，不是對方萬分危急，非死不可，決不輕與人獸生物相近，因其每出必要登高查看，無意之中，却佔了極大便宜，再來這類稟賦奇毒的怪物，正教中人遇上，易生誤會，多想將他殺死除害，前百多年，尚未學會人言，形貌又極醜怪，便有善心，也無法表現出來，除非對方法力真高，知他細底，遇上固是凶多吉少，而那左道中人，更把是類怪物，認爲活寶，不是想將他生魂和奇毒之氣攝去，祭煉法寶，便是迫令拜師，使其助長凶焰，如非一念善心，早已不免於禍，這回爲救一個被毒蛇所傷的走方郎中，不料對方陰險詭詐，人又靈巧，頗有見識，早在途中，聽一妖道說起，洛鳴崗峯附近，有一怪物，名叫蠻都，生具奇毒，如能得到，不論死活均有大用，見與所聞相同，竟是恩將仇報，假意感謝，說是日後往訪，結爲朋友，蠻都每次救人，均恐誤傷，照例不肯近身被救的人，也把他認爲山中鬼怪，得命就逃，極少與之問答，見所救是個漢人，對他感恩，願與親近，自是歡喜，事有湊巧，當日晴天

，事前恰又探到一本靈藥，兼有禦毒之效，採時曾費不少心力，原爲自己應用，因覺對方，人好投機，割愛相贈，並與約定，以後見面，必須先搶上風，自己再將兩翼毒氣，強行閉住，相隔兩丈以外問答，方可無害，那郎中便是妖道洪霄，此時還未與怪人夫妻相遇，略會武功而外，並無法力，約定再見，便即別去，跟着使用心機，時往約晤，一面尋訪前遇妖道，打算暗害，總算運氣，無意之中，發覺陰謀，就這樣，仍未報復，祇將洪霄怒罵了一頓放走，由此行動格外謹慎，輕不遠出，似這樣，又過了數年，忽在無意之中巧遇仙緣，得到一部道書，無師之學，日久自然通曉，剛煉成不久，本身元神，也自凝煉，不似以前元神祇一體，便無什神通，心正高興，不料他這裏，有了成就，妖道洪霄，也有了遇合，巧遇怪人夫妻，把對方道書騙過，加功勤習，神通法力，比他更大，最後又將女怪人擒住，禁閉洛明爾峯烟火崖底，總算怪人父子機警，又得神僧之助，逃往大雪山，隱藏起來，未遭毒手，洪霄爲防對方報仇，除每日在山中，苦煉法寶而外，輕不出山，一面急於想將那道書副冊，得到手中，日常去往峯前窺探，威逼女怪人，獻書投降，因其所習，並非邪教，對於蠻都，無什用處，本已忘却，這日忽遇以前所識妖道，文化真人楊攸，雙方以前，本有一面之緣，楊攸邪法甚高，先見洪霄靈警，原有收徒之意，蠻都的出身以及靈效，也是楊攸所說，後由洪霄出面，陰謀暗算，想將蠻都擒住，祭煉法寶，並收洪霄爲徒，也是洪霄一時私心，惟恐事成之後，楊攸中變飛走，無處尋蹤，欲仗所給妖符，將蠻都困住却不獻出，以爲要挾之計，不料弄巧成拙，楊攸雖然受欺，不曾同往，陰謀却被蠻都識破，洪霄把妖符毀去，無法復命，

知道妖道舉性凶殘，歸必不容，一時心慌，逃往深山之中，遇險待斃，幸蒙怪人救去，反到學成道法，楊攸疑他背叛再遇時一言不發，便下毒手，後見洪霄法力頗高，所煉法寶，也頗神妙，忙即喝止，互一談詢，才知經過，雙方分手，雖隔多年，這類惡人，大都一見投機，洪霄覺着自己勢孤，那三怪人，一個不曾擒到，早晚心腹之患，想要離山他去，又恐仇敵回來，動搖根本大計，另一本道書，也許仍在洞中隱藏，苦於用盡心機，推算不出他的真實所在，極盼有一同黨互相連合，相機行事，楊攸也因爲惡多年，大干正教之忌，又見洪霄所習道書，頗有用處，於是訂交，約定互相傳授，起初洪霄還存私心，不肯明言道書尚有一冊，不曾尋到，恰好楊攸所居，也離當地不遠，乃一座新闢的洞府，無須住在一起，免了好些疑忌，後來雙方越處越好，楊攸又勸洪霄收了幾個徒弟，同惡相濟，凶焰日盛，最後洪霄盡吐隱情，二人合議，謀取道書之心更亟，一面在洞前，設下妖陣，以備待機而動，一面竄往火窟窺探，楊攸先以爲蠻都這類生具奇毒的怪物，正教中人，恐其長成氣候，有意無意，均要傷人，祇一遇上，便不容其活命，左道旁門，又把他視若至寶，必欲得而甘心，本就成了衆矢之的，無論何派，均不容其存留，加以本身毒氣，隨同年歲，日漸猛烈，即便藏得隱秘，不被對頭發現，爲了奇毒，與天賦戾氣，相互感應，平日還好，每遇大風雷雨，便受感應，遭受迅雷猛擊，越來越猛，往往接連兩三日，還須他本身能夠抵禦，才能停止，每遭雷擊之後，元氣精力，均有耗損，常年伏着危機，尤其是每一甲子，必有一次天劫，昔年洪霄一去無蹤，曾往原處搜尋，均未尋到一絲影跡，不知蠻都機警靈慧，料知洪霄受左道中人主使，

而所居之處，瘴氣最重，上面常有五色雲霧，風吹不散，容易被人發現，逐走洪霄之後，立即逃往古森林中，掘一洞穴，深藏地底，經過十年之久，方始回轉老巢，楊攸連尋多日，不見蹤跡，誤認被洪霄暗中擒去，或被正教中人發現，一齊除去，所以連洪霄也不見蹤影，事有湊巧，妖道所用冷焰搜魂之法，幅圓雖廣，相隔蠻都藏處，祇十餘丈，便即停止，恰巧避開，而洪霄所居，相隔蠻都洞穴雖近，前時山中清修，不常出外，後來怪人逃走，時往火窟窺探，老是陰錯陽差，多少年來，不曾撞見一次，蠻都也在此時，學成好些法術，智慧較前增加了許多，爲了想將元神凝煉，棄掉本來軀殼，並將本來肉體，行法祭煉，以備將來抵禦天劫之用，主意雖好，無如法力日高，本身毒氣也更加強，元神出外行動，祇在地面上現身，他那毒氣，方圍百里之內，無論人獸均非中毒不可，惟恐造孽，或受正邪雙方忌恨覬覦，那裏還敢移動，沒奈何，祇得藏向地底處，一面開出三條地道，初意原爲隱身防敵之用，不料好心好報，無意中發現這新開的兩條地道，一條通往洛明爾峯火窟，一條通往外表作梅花形的古洞之內，暫時雖難開通，但那地勢，已被查明，而火窟機密，也被看出了幾分，平日行藏，更加隱秘，洪霄一次也未發現，後來二邪相遇，談起此事，祇覺蠻都十九已死，萬沒想到仍藏附近，並還具有神通，二妖人相距也有多年，休說生心，一直不曾再提前事，這日也是蠻都該當轉禍爲福，第一日發現二妖人的蹤跡，想起近來毒氣越重，無法離開，二妖人近在咫尺，早晚發現，心正愁急，無計可施，偶往火窟上面，查看形勢，忽聽窟底，有一怪人悲嘯，似離新闢地洞，相隔不遠，猛觸靈機，回到原洞，以全力向前開通，誰知盡頭之處

，不特堅如重鋼，並有極厲害的法力禁制，內裏怪人，似早先知，並還呼嘯相應，雙方祇有丈許之隔，竟難再進一步，怪人語聲，又與常人不同，不能通曉，後來耐心聆聽，互相問答了好幾天，仗着對方，能通人語，漸漸解悟，這才問出老少三怪人，受害經過，同仇敵愾，一拍即合，又問出女怪人，前受神僧點化，仗着佛法，在火窟中，潛修多年，神通廣大，日前神僧所賜一片樹葉，忽然發聲，說蠻都日內來此，令其連合，祇等另一通往仙梅洞的道路，開通出來，便離出頭之日不遠，而開通火窟的前古奇珍北玄珠的主人，也將遇合，此是蠻都與三怪人，未來成敗關頭，千萬留意，不可錯過，由此同在地底，時隔着洞壁對談，知非得到寶珠，不能會合，取出那本道書，別的却不知道，正在日夜盼望，是日忽被楊旵，發現蹤跡，雖得遁入壑內，下面火勢太猛，並未到底，再也無法下去，上面又被邪法封禁，隔在中間，上下不得，一面強忍痛苦，更須防到楊旵尋來洪霄，合力加害，而陷身時火勢甚小，已難支持，萬一烈焰暴湧，被大小猛力，捲入火眼之中，立化劫灰，休想活命，正在心驚胆寒，無計可施，幸而商氏夫妻，偶往火窟查看，用法寶試探火力，發現蠻都在下，算出前因後果，救了上來，蠻都聽出所用法寶，正是北玄珠，又感救命之恩，立時拜倒，請求迫隨爲奴，商氏夫妻始而固執不允，後經愛子商清力請，代爲求說，方始允諾，商曠隨與約定，說我隱居在此，原有深意，平日與隔山妖道，兩不相犯，你此後不能離洞遠出，以免因你生事，小主人天性好動，不能乘我夫妻不在，隨同遠出，火窟所困怪人，脫難時機，尙還未至，不可性急，你天性靈警，也知自愛，無如稟賦天地間邪毒乖戾元氣而生，一旦安居，不受危

害，日子一久，便難安分，你又最喜模仿人類言動，平日不與外人接交，還顯不出，在我洞中居久，見我法寶甚多，保不生心偷盜，以後如有違犯，輕則驅逐出洞，永不收留，重則便受戮魂之誅，悔無及了，蠻都力言，自從出世以來，從未生一惡念，祇管生具惡性，但有自知之明，平日人天共忌，飽受憂危，常年悲憤不平，好容易仙緣遇合，轉禍爲福，如何敢於辜恩背德，有了安身立命之處，反到爲惡起來，祇是那具肉體，具有奇毒，必須深藏地底，因爲仗他抵禦天劫，不能消滅，此時元神雖然凝煉，仍不能久離本體，形神之間，又有感應，一旦分解，不能按時回去，年時一久，肉體必要腐爛，毒氣越重，更難收拾，還望大發慈悲，加以解救，使小奴元神能與原體分開又能保存，以備禦敵之用，感恩不盡，商嗚不允，商清又代力求，商妻晏玄瑛指着蠻都笑說，你那心事，我全知道，以你此時功力，形神分離，並非不能，祇不過你要多受幾日苦痛，元神還要損耗而已，你却說得那等難法，可見仍有取巧私心，姑且依你，以後這等行爲用心，却來不得，必須隨時留意，一旦犯過，自作自受，就來不及了，隨施仙法，將蠻都形體隔斷，並將藏處，行法禁閉，帶往洞中，隨同修煉，蠻都先見主人對他懷疑，心還不服，誰知日子一久，果然犯了惡性，靜極思動，同了商清時常溜往洞外，始而祇在附近閒遊，商氏夫妻，祇作不知，漸漸胆子越大，走得漸遠，商清年幼氣盛，童心未退，本就喜事，蠻都既恨妖道，可憐怪人遭遇，又與約定，同共禍福存亡，急於將其救出，取那道書，知道商清，最得父母鍾愛，無論什事，祇要經其苦求，磨纏不休，終能如願，道書副冊，顯係自己和三怪人，成敗安危，最好早日取出，以防落在仇敵手

內，學成之後，和上次一樣將其焚化，即便報仇，除去妖道，於事也無補，老想懲惡商清下手，結果書未盜成，差一點惹出事來，接連兩次過去，商氏夫妻見他屢犯戒條，欲加驅逐，均經商清苦求得免，最後一次，偶往火窟，探詢怪人的丈夫兒子，可曾尋來，女怪人因其許久未見，神僧所說日期，似已將至，心中愁急，怪他違約背信，蠻都面熱，不好意思又聽對方哭訴苦況，十分悲慘，起了同情之心，一時仗義脫口答應，三數日內，必向小主人力求，借來北玄珠，先把道書取到，救其出險，使其尋來丈夫兒子再打復仇之意，不料當時好勝，一口答應，見了主人，却不敢開口，挨到第三日，才吞吞吐吐試朝商清一說，滿擬多少有點指望，誰知商清，已奉父母密令，深知邪法厲害，時機未至，又受了兩次虛驚，性又孝順，一奉嚴命，便不敢違，竟加拒絕，大話已然出口，難於交待，沒奈何，祇得暗中下手，這日，恰巧商氏夫妻，神遊未歸，商清又帶烏龍，去往遠方山中採藥，以爲正是機會，知道那粒北玄珠，還有好些奇珍至寶，均藏在後洞寶庫之中，容易盜取，滿擬手到成功，珠剛取得，忽然一聲霹靂，將其震暈過去，醒來一看，人已陷入埋伏之中，四圍均是烈火風雷猛攻，雖仗法力防身，手中持有北玄珠，不會受苦，要想脫身，已是萬難，同時，耳聽商清求告之聲，由雷火包圍中傳來，定睛朝前一看，原來老少三位主人，全在門外，手指自己，正在談論，大意是說，蠻都屢次犯過，均因商清苦求，得免嚴罰，近更胆大妄爲，妄想盜寶逃走，本當發動神雷，使其形神皆滅，一則念他雖有惡性，仍知感恩，天良不曾喪盡，這次盜寶起因，由於同伴催延，好勝所致，寶庫之中，藏珍甚多，祇取兆玄珠，未生貪念，商清又代苦求

，因此從輕發落，任其挑選，一是從此驅逐出洞，永不許相見，一是禁閉寶庫之中，日受風雷烈火攻打，靜待時機到來，始能脫困，在此期間，再若犯過，二罪俱發，便要形神皆滅等語，蠻都深知妖道，到處搜尋他的蹤跡，除却降順，休想活命，再三力求，情願受罰，不願離開，上來也能夠忍受，日子一久，依然靜極思動，每一想起，前與怪人定約之事，便自愁煩，及至商氏夫婦，遠遊海外，行時，囑咐烏龍，隨小主人一同留守，並按時日，與蠻都送進飲食，蠻都精魂煉成，因賴純陰之氣而生，須用治澤中特產的幾種樹根草果，補益元氣，不知主人，借着犯規治罪，實在含有深意，見所給食物太少，時覺腹饑，總算烏龍義氣，主人一走，不特多送食物，每遇蠻都，受那風雷烈火猛攻之時，並將丹氣噴出，代爲防禦，經此一來，少受好些苦痛，蠻都雖然心感，畢竟苦難太久，又急於往赴怪人之約，幾次同商清求告，商清偏是不肯，正急得沒法，這日恰值商清開洞出山，行時，帶了所收靈猴小黑，說往妖窟窺探，由此一去不歸，心中越發憂疑，想了又想，決計帶了北玄珠，往尋怪人，助其脫困，再往妖道洞中，偷取道書，知道烏龍是他尅星，以前爲了犯規，曾經吃過苦頭，近日仗着天生靈慧，悟出寶庫中的禁制，妄想逃走，先乘烏龍靜臥之際，在北玄珠護身之下，衝開禁制，居然脫困而出，祇恐烏龍追趕，試出以後，仍回庫內，等了兩天突向烏龍求救，說近來元氣消耗太甚，不似以前，能夠支持，求其相助，烏龍正隨商清先回，竟爲所愚先噴丹氣，敵住雷火，見蠻都仍是苦痛難當，呼救不已，哀痛甚慘，一時激動義氣，衝往門內，本意以全力相助，剛一入門，蠻都便飛遁出來，將禁制全數引發，烏龍發覺，已自無及，

商清恰由前洞趕到，見他盜寶逃走，忙將內洞入口封閉，蠻都心想事已至此，率性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強衝出去，等到成功回來，再向小主人求告請罪，好在小主人性情，素所深知，祇要一陣悲哭，任其打罵，等氣一消，即可無事，一面求告一面向外強衝，商清原奉父母密令，挨到二人尋來故意將他放走，等把寶珠收回，借着懲罰，故意表示驅逐不再理他，蠻都好不容易有此仙緣遇合，寶珠未得，如何肯逃，一心想要求恕，商清祇是不理，而老主人又曾說過，最忌與外人問答，犯者必死，心想小主人這次雖然嚴厲，至多厭惡不理，在老主人未歸以前，還有法想，烏龍必恨自己，恩將仇報，祇一出困，決不干休，想起以前出洞犯規，烏龍奉命往擒，吃那丹氣裹住，所受痛苦，心胆皆寒，實在無法，才向崔成二人求救，二人剛把大概聽完，猛瞥見蠻都身後人影一閃，前見烏龍，突在台前現身，成全還未開口，猛聽一聲慘呼，一股黑色丹氣已箭也似急，直射上來，蠻都立被裹去，往回一掣，便到了台下花林前面空地之上，隨同烏龍丹氣，伸縮顫動，滾轉如飛，哀號之聲甚急，二人覺着蠻都，雖是天性惡物，難得有此志氣，問道堅誠，性情強毅，由不得起了同情之念，無奈主人不在，烏龍未必聽話，正在同聲疾呼，神獸留情，等你主人到後，問明經過，是否如他所言，再行處置，隨聽身後罵道，要他吃些苦頭，才知厲害，回頭一看，正是商清，忙代求說，商清手指蠻都笑罵道，我如不看二位哥哥面上，休想饒你，烏龍快將他放下，我有話說，你自前洞去罷，烏龍怒吼了一聲，丹氣往回一收，蠻都便落向地上，望着台上三人不住叩頭，累得直喘，神情狼狽已極，商清喝道，你這老鬼，氣苦了我，還不與我快滾，再如不走，還叫

烏龍治你，免得留在洞中鬧鬼氣我，爹娘回來，受你的累，蠻都似見商清口氣堅絕，與往日大不相同，不禁惶急萬分，跪伏地上放聲大哭起來，商清也不理他，方說二位哥哥，你看這東西有多討厭，我們在此飲酒，他偏鬼哭神號，且不理他，等我們吃完自有法子制他，二人早看出商清，有心做作，各在一旁故意勸解，商清氣道，別的不說，單他這樣鬼叫，吵得人心煩，就該處死，蠻都忽在下面接口哀告道，主人莫生氣，不哭就是，商清怒道，愛哭不哭，反正容你不得，隨說二位哥哥，此是家父母所藏三百年美酒，和一些果品，還有兩樣尚未取來，我們先吃一些吧，話未說完，蠻都已由地上，爬了起來，往台後走去，行路遲緩，神情也頗萎靡，彷彿受傷甚重，苦痛已極，偷覷台上好幾次，並向崔成二人示意求援，商清連正眼也未看他一下，隔不一會，蠻都忽然捧了一個大白玉盤，內裏盛着兩種仙果，一似肥桃，其大如瓜，白似銀玉，共祇兩枚，已各切成四片，其一形似櫻桃，大如龍眼，色似研砂，老遠便聞到一股異香，依然一扭一拐，戰兢兢走到案前奉上，見商清始終不理，祇向來客慫勸請用，意似着慌，試探着又把玉盞取過，代賓主三人斟酒，南州見他神情可憐，笑道，商賢弟，看我二人面上，饒了他吧，商清也未答話，條地回身，朝着蠻都面上一拳，底下又是一腿，隨聽一聲哀鳴，滾跌出去老遠，半時爬不起來，二人方覺處置稍過，商清已戟指罵道，鬼東西，再敢裝腔作態，我又叫烏龍收拾你了，當是從先，無論闖什大禍，祇要你一做作，我便饒你，沒有那麼便宜的事了，蠻都戰戰兢兢走近前，朝着商清哭告道，並非裝腔作態，祇爲這次禁閉日久，受創太重，近些日來覺出精氣雖有損耗，元神却較以前清純，似

乎有些異樣，日前想起自從禁閉以來，日受風雷烈火猛攻，先覺元氣大耗，禁受不住，苦痛非常，過了數月，本身元氣雖耗去了一大半，已然習與相安，那麼猛烈的烈風雷竟能勉強支持，老主人走後，又蒙烏龍徇情，漸漸處之泰然，以前那股罡煞之氣，居然消去十之八九，人却不曾復原，本來靜極思動，老想到外面去，小主人再一久出不歸，回憶怪人之約，憂心如焚，於是設計圖逃，想與怪人會合，不問能否報仇，先把關係未來成敗的道書，取到手內，再作計較，剛準備停當，不知烏龍已與主人相見，一路同回，先到了一會，誤以爲是在前面修煉，還覺今日機會真好，心中歡喜，等把烏龍誘入洞內困住，猛發現小主人回轉，這一驚真非小可，當時勢成騎虎，欲罷不能，想要回去，即便小主人大肚包容，烏龍見我恩將仇報，定必不肯干休，也非要我好看不可，思量無計，祇得大胆橫心，準備衝逃出去，把事辦完再行回洞請罪，做夢也沒想到，小主人還有二位仙長同來，將我截住，小主人隨後追來，奪回寶珠，當我逃出之時心已後悔，寶珠不會到手，這一出洞自然凶多吉少，那裏還敢出去，初意小主人素來憐愛我這苦命的人，至多和以前一樣，打罵一陣，略一哀求便可無事，誰知如此生氣，我見哀求無用，主人即去放烏龍，正急得心寒胆戰，朝二位仙長求說，吃烏龍暗中掩來，用丹氣將我裹住，當時周身宛如烈火焚燒，痛苦已極，如非二位仙長求情，主人再晚來一步，就能保得殘生，要想復原也無望了，此時周身宛如針刺，痛苦非常，決非和從前一樣，有心傲作，明知罪該萬死，受苦應該，但老主人行時曾說，在未與敵人動手以前，如與外人說話，便有形神俱滅之憂，方才不合胆小情急，不等問過小主人，便和二位仙長

說話，如今苦痛並未免去，却担了不少心事，這二位仙長，不知是否算是外人，如是自己人，固然無妨，否則，吃了大苦，日後不免於慘劫，有多傷心呀，說時，聲淚俱下，神情越加悲痛，商清怒罵道，不知好歹的東西，得了人家好處，還不承情，你見人家替你出力麼，蠻都慌不迭辨道，小奴怎敢欺心，祇求主人想什方法，減少痛苦，就感恩不盡了，商清笑道，枉自修煉千年，怎連吉凶剝復之機，都不知道，因你生性刁狡，屢次惹事，害我受累，太已氣人，即以此次而論，事情雖在老主人的算中，我如下手稍遲，或是二位哥哥，稍爲疏忽，被你帶了寶珠逃走，豈不又是一場大禍，爲此恨你不過，本來不想明言，由你自作自受，現看在二位哥哥分上，稍爲指點，你因生具惡質，非經我爹爹法力禁制，日用風雷烈火猛攻，將那惡毒之氣化盡，不能超劫成道，即使隨我父子，不生二心，也祇保得目前安甯，一旦大劫臨身，仍難幸免，當你覺得元神有些異樣，沒有以前堅凝，一面對那風雷烈火，又覺能夠抵禦時，便是本身惡質，將要化盡之兆，祇要忍苦，再熬上三五個月，本身精氣，完全凝煉清純，與道家元神一樣，你偏不能忍耐，仗着鬼心思，誘騙烏龍，我若徇情，暫時雖可減少一半苦痛，惡質却未去盡，從我爹爹走後，直到如今，別無異態，否則，功候早成，何致再有盜寶逃走這類惡念，你雖被烏龍丹氣裹住，吃了一場大苦，但那殘餘惡質，經此一來，全被化去，總算因禍得福，如何不知厲害，本來所受還不止此，因二位哥哥，再三代你說好話，我也憐你修爲不易，格外從寬，看出你那惡質，剛一化盡，立將烏龍喝止，才未傷及你的本命真元，至於二位哥哥，既來洞中，與我結爲兄弟，如何算是外人，當初老主人禁你與

外人說話，原爲你稟賦太惡，容易生事之故，惡質已去，祇和初入門時一樣忠誠，一切領命而行，更無他慮，祇管放心好了。到是烏龍丹氣太惡，這才將你與本身真元混雜的惡毒之氣，強行煉化，受苦不小，想要止痛復原，非有一粒太乙清雷丹不可，二位哥哥，各有一粒，乃我爹爹留贈，原備深入火窟，防身之用，此時仙府靈丹，九宮塔上，所失三件奇珍，不特關係九俠弟兄年成敗，並與洛明爾峯地底所伏禍胎有關，除非得到冷魂峪女魘主波旬婆的地寒針，要想出入火窟，收回藏珍，一任護身法寶，多神妙，也非此丹不可，如何能夠轉賜與你，好在至多四十九日苦痛，當初你如不與烏龍，狼狽爲奸，勾結徇情，此時早已成功，你固不會受這活罪，他也不會爲你所愚，受這一個多時辰風雷厄制之苦，是你自作自受，怪着誰來，蠻都聞言，雖仍不免苦痛，面上却帶喜容，聽完顫聲哀告道：老少主人，如此深恩成全，小奴感謝不盡，祇是痛苦難當，身子老似和散了一般，實在支持不住，還望小主人，和二位仙長恩憐，救我一救才好，崔成二人聽出商清，果有成算，欲令自己示恩，兩次想要開口，仍吃商清暗中示意止住，及見蠻都，委實痛苦非常，不是做作，崔南州人最俠義，首忍不住，暗忖自己帶有魔宮地寒針，並未和商清說起，主人所贈靈丹，如爲已有，商清早應取出相贈，可見故意這等說法，想出自己開口，轉賜蠻都無疑，念頭一轉，插口說道，那地寒針，我和八弟均帶有幾根，伯父所賜靈丹，如在賢弟手內，請轉賜蠻都一粒如何，商清驚喜道，此時專禦毒火至寶，我還以爲在七哥七嫂手中，未必帶來呢，這樣再好也沒有，實不相瞞，我對蠻都也頗憐愛，祇嫌他稍爲安身，便出花樣，真個又可憐，又可恨，先聽神僧留

音遺偈，因有好些話，不能預洩，故未說全，內中曾提此針，祇知是在九俠弟兄手內，並未明言何人帶來，想不到二位哥哥均帶得有此至寶，出入火窟，不致於中毒受害，但是話須言明，靈丹也是至寶，不特可解火毒，並抵得一甲子的功行呢，南州慨然答道，修道人全仗自身修爲，無須乎此伯父母的感情大德，固所心感，蠻都身受奇苦，非他不救，仍請轉賜罷，成全也早悟出商清之意，力言自己無須此丹，情願一齊轉賜，蠻都聞言喜極，跪伏在前，不住偷覷三人神色，滿臉都是企望之容，商清笑道，沒出息的東西，真個便宜了你，隨向崔成二人道，此雖仙府靈藥，修道人得去固是有益，若賜蠻都，他更受惠無窮，我知二位哥哥義氣，決不獨享，率性一齊成全蠻都，使其凝神超劫，永脫危機，與我們無異，也不枉他多年向道堅誠的苦心孤詣，隨將兩粒靈丹取出，交與蠻都，令向二人謝恩，再往原住洞中服下，運用玄功，打坐一日夜，自有奇效，蠻都喜出望外，將丹接過，朝着三人，連連叩拜，又將崔成二人雙足捧起，踏向他的頭上，顫聲說道，主人與二位仙長如此深恩，蠻都無話可說，且等日後拜謝罷，說罷，就地一滾，仍化爲一溜黑烟，往外飛去，但比先前要慢得多，崔成二人，又想詢問，商清笑道，今日太便宜他，二位哥哥，雖失靈丹，却救了一個可憐人，事已過去，暫時不必提了，我們吃點酒果吧，二人料知商清尚有隱情，也就不再多問，桌上擺滿各種酒菜，多非塵世之物，商清陪了二人，邊說邊吃，祇說蠻都，還有一晝夜苦功，便可永脫危機，與生人無異，却不令二人再提前事，對於魔宮取針經過，詢問甚詳，二人始終不知何故，洞中無日夜，雙方又是一見投機，加以景物靈奇，到處琪花瑤草，光明如晝，後洞

一帶，地勢廣大，長達數里，遊玩之處甚多，吃完之後，賓主三人，遊覽全洞，到處留連，不知不覺渡過了好多天，崔成二人，祇知歷時頗長，不知先前吃有靈藥仙果，辟穀健神妙用，服後可以不再飢疲，因未覺倦，頓忘朝夜，到了末一天，成全笑問商清，我們來此已久，仙山無日月，一局殘棋，可抵人生百年幻夢，我們尚有要事，只願留連忘返，莫要誤了時機，却來不得呢，商清笑答，八哥不必多慮，我留二兄在此，原有用意，如何能與爛柯一局，相提並論呢，南州接口道，這些時來，雖覺時候甚長，爲了仙景靈奇，處處引人入勝，不飢不疲，忘了睡眠，又想蠻都一晝夜的光陰，便可復原，必尋我們拜謝，不料一去未來，因此不曾想到會有這久時光，這且不去說他，記得來時，各位仙長神僧，多有預示，本令我們往洛明爾峯上面，尋一住處，一面窺探妖人動靜，一面在烟火崖上，守伺壑底女怪人的動作，內中雖有幾句，說到提前來此，當有遇合之言，但未說明，不料無意之中，會來此地，與賢弟相見，結爲骨肉之交，有此賢居停，自然得益不少，祇是事出意外，與仙示不甚相合，賢弟既聽神碑留音，可知此中微妙麼，商清答道，自來仙機難測，事前如未明言時地，往往先後倒置，聽昨日三哥轉告仙人之言，好似事在兩可，不得乎彼，必得乎此，祇管放心，決無差錯，如照神碑留音仙示，好似小弟與九俠兄嫂，以及火穴取寶，頗有關連，由此當和二位哥哥，一同進止，或者能效微勞，也未可知，至於蠻都之事，以弟原受家父指點，別有用意，先並不知細底，直到被困上洞，發現神碑以前，忽然尋到家父母預留的一封信，方知就裏，日前好些均是做作，連那兩粒靈丹，也是家父留賜蠻都之物，祇令小弟便宜行事而已，

這廝雖然生稟惡毒之質，極知求好，向道堅誠，尤其是感恩心重，我知二位哥哥此來，有一難題，必須在諸位兄嫂到齊以前，先往火窟，與怪人見上一面，此事甚難，非蠻都甘冒奇險，先將通往火窟的秘徑，開通不可，這廝機智絕倫，一向不肯吃虧，耳目靈警，那粒寶珠，又不能先給他帶去，小弟爲二位哥哥示恩，恐被識破，故此不肯明言，其實這廝對我，最是感恩，知我三人情同骨肉，便不這樣做作，他也出力，無如人太刁滑，利害之分，算得太重，到了緊要關頭，就許畏難退縮，不得不留點神，三哥看他未來拜謝，實則，這廝因聽家父說過，火窟藏珍，乃九俠弟兄所有，以爲二位哥哥，也是寶主人，不久便要前往涉險，爲感日前對他恩義，第二日原復之後，又苦煉一日夜，試出所賦惡質毒氣完全盡淨，連烏龍的丹氣，也不能傷他分毫，這才起身，因想借用寶珠，知我不肯，盤算了兩天，沒敢開口，最後才和烏龍商量，直說好話，求其相助，烏龍好高，和他交情頗深，雖爲他吃了點苦，並未懷恨，連用丹氣裏他，都是奉命而行，先恐違背家父之命，不敢遠出，後經蠻都，極力慫恿，說家父祇不許烏龍出見天光，並未禁他地底通行，還有小主人，身帶法寶，祇在洞內，無論言動，均能查聽，事如不可，當早禁止，爲何未聽呼喚，新來二位佳客，又是主人好友，我們爲他效勞，祇有喜歡，決無他慮，烏龍才被說動，一同起身，因洞口設有禁制，烏龍又恐違命，逼得蠻都無法，率性一勞永逸，將昔年地底通往本洞一條故道，合力攻穿，先去老巢藏身之處，查看一遍，再由地底，直赴火窟，兩下合力，想將地底隔斷之處，用水磨功夫，強力攻破，與女怪人見面，問明上下出入之法，相機行事，或是回來報信，使二位哥哥去時

，通行自如，免致涉險，此時他和烏龍正在下手，想與怪人裏應外合，將地底祕徑打通，成功雖然有望，恐怕還要費上不少的事呢，二位哥哥仍作不知，過了今天，我弟兄三人，便照預計行事，上來各走一路，二位哥哥仍往洛明爾峯等候，小弟暗往妖人巢穴，試他一下，如將道書，先得到手，不特永除後患，益可預佔上風，或是費上幾月苦功，將書煉成，更可手到功成，不過事非容易，妖人巢穴，我曾去過，防備十分嚴密，邪法也頗厲害，去時必須慎秘，否則，雖有上洞所得法寶，和雷澤神砂，冷不防下手，也有幾分勝算，一個不巧，妖人祇吃一點虧，傷他幾個妖怪，後洞藏書之所，深居地底，妖人本不知道，經此一來，反被警覺，豈非弄巧成拙，爲此格外小心，連二位哥哥，也不能同去了，崔成二人，知他年幼胆大，因記傷害靈猴之仇，想得那道書，明知厲害，依然犯此奇險，又是一人前往，雙方已成骨肉之交，斷無坐視，不等話完，同聲勸阻，南州並說，一人前往，未免勢孤，我們骨肉至交，理同患難，要去都去，休看我和八弟，無什法力，俱有法寶隱形，多條退路也好，清弟孤身獨行，深入虎穴，犯此奇險，實在放心不下，好在妖人不多時日，便應伏誅，何必忙此一時，能夠不去最好，商清笑說，休當我年幼無知，行事冒失，實則早有成算，勢在必行，決無更改，我如不應前往，那粒雷澤砂，仙人也不會見賜了，盛意心感，如不放心，請二位哥哥，在隱形壁防身之下，往來烟火崖上，略現形迹，妖人爲防外人窺探火窟，曾在洞前，設有一面寶鏡，向火崖窟一看，有人行動，立被查見，當時進來，此是聲東擊西，調虎離山之策，二妖人祇被引走一個，小弟便可減去許多險阻，再要祇有一人在彼被二位哥哥引開，小

弟更無敗理，此比三人同去，要好得多，我那預計，雖非萬全，但決不致如二兄所說，自蹈危機，陷人羅網，放心好了，二人聽出商清，意甚堅決，經過連日暢談，知他法力並非尋常，又得母氏鍾愛，留有兩件防身法寶，自己僅仗神戈隱形璧，和兩道靈符，魔宮所得地寒針，所剩無多，須爲火窟取寶之用，不能再有損耗，此外別無法力，同去祇盡朋友之誼，真要遇見強敵，甚或使其受累，都在意中，力勸不聽，所說也非無理，祇得聽之。議定之後，又在洞中，待了一日，蠻都烏龍，仍未回轉，商清說今日便須趕往妖窟，各照預計行事，一同出洞，先由商清，將二人送往洛明爾峯，指點藏身之處，並在事前，傳了遠視之法，令向妖窟遙望，兩日之內，如不見回，除非發現妖陣烟光大起，風雷暴作，烈焰邪火，籠罩當地不散，人決不會失陷，無須爲了久候不歸，前往犯險，至多祇在烟火崖上，略現形迹，以爲疑兵，便可得益不少等語，說罷，別去，二人見商清行時，把手一揮，立有一道銀光，飛出隱形壁寶光之外，上來並不直飛妖窟，先朝斜刺裏高空中去，宛如流星過度，一閃即滅，神速已極，知其避開妖窟正面，由右側來路，作弧形繞飛過去，存身之處，原是峯旁一個小洞，地勢絕佳，相隔峯頂頗近，但當陽面，右臨火窟，並不甚冷，恰在妖人鏡光所照之外，便無隱形壁防身，除非妖人前知，也難查見，二人看好形勢，相進退路，估計商清快到妖窟，先就峯頂居高遙望，因經商清指點，這才發現左側大片嶺崖之後，有大片花林掩映，因那一帶，亂山雜沓，林莽縱橫，相隔又遠，地勢甚偏，除開近頂這一點地方，稍爲移動，便難觀察，那洞更是隱僻，故此日前不曾發現，待了一會，妖窟方面，不見動靜，二人雖聽商清那

等說法，仍難放心，南州提議，飛往妖人所設花城前面查看，成全覺着商清有許多話，均未明言，看似年幼輕率，實則人頗沉穩機警，堅執成見，必有原因，初來不知細底，不如照他所說行事，比較穩妥，反正無事，不如去往烟火崖上守候，當地形勢較低，原難望遠，但有商清所傳遠視之法，妖窟仍可望見，稍有動靜，立時現形誘敵，妖人最注重是火窟一帶，要有外人到此，定必飛來，即使商清遇險，妖人一走，也可減去不少阻力，南州聞言應諾，同往烟火崖上飛去，到後一看，當日壑底火焰，趁發濃密，騰騰上湧，黑烟如潮，滾滾飛揚，中雜大小火柱，由千尋壑底，朝上衝射，轟轟發發之聲，震耳欲聾，大量火焰，已快透出兩邊崖岸之上，天空被映成了暗赤顏色，當頂一片，廣約千百丈，更和血也似紅，也分不出是雲是霧，時聞壑腰巨石危崖，被火燒熔，朝下崩墜，發爲巨震，以及沙石衝射激撞之聲，合成厲闐，震得山搖地撼，濃烟火柱之外，大量碎石沙礫，滿處飛舞，互相磨擦發出來的火星，瀰漫全壑，明滅萬變，宛如億萬星砂，所組成的一片火海，身在隱形壁防護之下，雖未受到毒火奇熱侵害，稍一近前，便覺火力奇猛，前進甚難，有時又覺出火洞中，具有極強大的吸力，似要將人裹去，威勢猛惡，委實驚人，從來未見，暗忖這等凶狂的地火毒焰，雖有法寶防身，人在上面，還未下去，尚且如此厲害，再過些日火勢更猛，硬要由這千尋烈火之中，衝入壑底毒火發源之處，取那藏珍，更不知如何艱危凶險，照着各位仙長神僧所說口氣，分明非由正面下去不可，蠻都烏龍，地底秘徑，即便開通，也只到達火穴附近，入內照樣艱難，就算由彼入內，火口正路的奇險，仍難避免，見了女怪人，至多問出火窟形勢，並無大

助，還有怪人父子，已奉神僧之命，說時機將至，許其來此，救妻復仇，別時曾經約定，不知何故，尙未前來，南州方言，任何事業，均非容易，所望越大，阻力也越多，必須以堅誠毅力，排除萬難，方有成功之望，我弟兄二人，萬里投荒，來此瘴厲烟火酷熱之區，離七弟夫婦到日尙遠，仙示又未明言，白吃苦頭，有多冤枉，商賢弟行時曾說，非滿兩日，難定吉凶，口氣甚有把握，在此呆望，也看不出敵人動靜，方才曾見對面壑中，有烈火侵蝕，燒熔的一個崖洞，與商賢弟所說，女怪人被困之處，上下斜對，反正無事，不如仗着法寶防身，試衝下去，到了那裏，再朝下面呼喊，有無應聲、相機探詢，就便問他，蠻都烏龍是否相見，豈不也好，成全也覺有理，忙以隱形壁防身，發揮全力，試探着由火柱尖縫中，衝烟冒火，朝着對洞飛去，上來覺着火中阻力甚大，寶光竟被擋住，不易前進，後見火力時大時小，有的火柱，並且極強吸力，終於試出盈虛消長之理，候到兩根較大火柱，同時發威，火力相等，正在相持排盪之際，由當中空處，猛力前衝，開頭仍是甚難，及至衝到兩柱相對之處，居然一衝而過，剛一過界，身後立有一股極強大的火力，擁將過來，如非法寶防身，應變機警，差一點沒被撞向滿佈熔石沸漿的火崖之上，初意這等猛惡的烈火，兩邊崖壁，全都燒紅，熔石沸漿，和瀑布也似，一條條順着缺口，飛舞滾瀉，洞中山石，已全酥溶，如非法寶防身，休說在此立足，人早燒成劫灰，及至到後一看，那崖洞孤懸崖腰近頂之處，相隔上面，不過七八十丈，因其崖勢內凹，往裏深入，洞口一帶，漱泉流溢，石紅如火，內裏仍是好好，最奇是，外面那等酷熱，有如火海，入口丈許，竟然發現一種紫紅色的苔蘚，二人因知火

勢猛惡，法寶不能離身，未敢冒失嘗試，後見越往裏去，這類苔蘚越多，內裏陰森森的，並還聞得水聲，心想此是金鐵石土，挨着消熔的烈火地獄，怎會還有蘚苔之類生物，難道還有陰涼所在，暗藏於此，爲防萬一，把身後行囊中的乾糧，取了一塊，擲出寶光之外一試，未見熱烟冒起，與初來時，在崖頂用乾肉試探，一離寶光，便自燒焦，情景迥不相同，伸手向外，又試了一下，除覺洞外一面，天時炎熱而外，並不十分難耐，洞內深處，却似有涼氣吹來，料定內裏陰涼，中有奇景，便把法寶收去，拿在手內，戒備前行，一時好奇，想探洞中底細，把初來時，招呼擊底怪人之念，竟自忘却，那洞深約三兩里，越往裏走，氣候越涼，好似初冬光景，已不再覺炎熱，快到盡頭，忽見前面暗影中，水光閃動，過去一看，原來對面洞壁，往裏凹進，當中一個形似半月的圓洞，高約丈許，上面崖洞形似半傘，向外突出，洞前有一月牙形的石縫，長約兩丈，恰將圓洞圈住，由縫中噴出一片弧形清泉，朝上斜射，洞頂壁上，也有一灣同樣大小的石縫，寬約尺許，將下面噴出來的泉水接住，上下兩縫，大小相同，石質又極堅瑩，溫潤如玉，便鬼斧神工，也不過如此整齊，那泉水祇是薄薄一層，乍看彷彿由上面拋下來一幅弧形絞綯，不經注視，決看不出是由下而上，最奇是上面石縫，宛如巨吻灣張，神龍吸水，那大片月牙形的噴泉，常年朝上噴射，絲毫不見外溢，四邊全無水濕之痕，僅聞水聲洪洪，由地底深處，往上傳來，還未近前，便覺奇寒之氣迫人，不可以近，噴泉雖然薄如輕綯，但是又勻又急，返光甚強，洞本深黑，盡頭近水之處，吃水光一映，究是纖微畢現，整潔異常，漸漸看出內洞，比外面高大得多，廣約二三畝，通體洞壁渾成

，質如晶玉，平整清潔，淨無纖塵，先前所見紫苔，兩邊洞壁全被佈滿，又肥又厚，受水這一面，却是更多，上面並還生着大片奇花，其大如豆，朵朵勻圓，白如銀玉，望去宛如極大一片紫色繡氈，上面綴滿億萬明珠，與水光交映，幻爲異彩，此外左壁下，還橫着一張琴几，上陳五絃鐵琴，色作青碧，又長又大，古色斑斕，但無虧蝕之痕，琴後有一圓石，上面也長滿紫苔，那琴彷彿虛置在此，已有多年，無人用過，二人伸手一端，琴重異常，和生了根一般，以二人之力，竟未端起，成全暗忖，這是什麼金鉄所製，如此沈重得出奇，手往琴弦之上，方要勾撥撫弄，忽聽洞內，有一極微弱的老人口聲，喝道，爾等不可妄動，我要兩三日，功行才得完滿，復原起身，你如妄動此琴，闖出禍來，就悔無及了，二人聽出語聲，發自水後圓洞之內，好生驚奇，忙趕過去一看，裏面似是黑洞洞的，什麼也看不見，成全料是一位有道力的高人，不知何故隱藏在此，那圓洞黑暗，看不真切，忙和南州，一同下拜，躬身問道，弟子崔南州，成全，因探火窟，誤入仙府，適聽發話，才知老仙長，隱居在此，意欲入洞參拜，瞻仰仙容，不知可否，待了一會，不聽回應，成全和南州商量，由洞口水簾之中，衝入求見，忽又聽老人喝道，你二人怎如此冒失，如其無人指教，豈能來此，如經高人指點，算出我脫困在卽，來此助己助人，建這一場功德，當知洞中隱伏危機，有的一觸卽發，立肇大禍，豈是兒戲，斷無如此冒失之理，我老人家，在此走火坐僵，已數百年，昨夜雖然煉到功候，元嬰初成，力尙微弱，必須再經二三日，始能復原起身，此時說話都難，你們初進洞時，還在忻慰，以爲恩師遺偈，果然應驗，這數百年苦難，並未白受，後看出你們，

本身雖無什法力，既能衝破大火毒焰，和元磁精英殘餘之氣，冒險入洞，必有至寶隨身，今日正當毒火最強之時，恐你二人不能久停，或是一時疏忽，誤蹈危機，將洞口一帶，已酥熔的火崖震塌，或被妖道查知，生出枝節，於萬分要緊關頭，撤去禁制，放你二人入內，不料先似無心誤入，祇在寒泉前面，略看了看，便自離開，後又妄動太古奇珍青銅琴，再不阻止，祇將三四兩絃，胡亂勾動，重則引起巨災浩劫，輕則把妖道引來作梗，彼此受害，實在無法，才將你們喊開，我已說過，還有兩三日，便可復原相見，竟不能耐，妄想衝破水簾而入，此是癸水元精，太陰奇寒之氣所化，我仗師傅仙法，苦煉此水，已三百年，原爲到時防禦毒火浩劫之助，豈是妄動得的，如無至寶防護，此水祇一上身，立中寒毒，固是必死，如有剋制此水之寶，將其衝破，縱不前功盡棄，也要多費我不少心血，始能運用，何苦無事惹事，可同在外面，不許妄動，並將來意告我，是否有人指點，或是無心誤入，來此火窟，是有什么用意，祇非對頭所遣，彼此都有好處，後日便相見了，二人聽那語聲，依然微弱，似頗吃力，前半並還帶有怒意，正想明言來意，心中尋思，還未開口，老人又接口怒道，你們快說實話，我老頭子，向不受人欺騙，休看此時，人正坐僵，要在我面前行詐，休想活命，在你未說實話以前，想要脫身，都無望了，二人聞言，暗忖各位師長神僧，語均暗示，只說早來當有奇遇，各憑機緣，事在人爲，除等李琦夫婦會合，一同下手之時，曾示機宜而外，餘者均未明言，也許有深意，這老人法力甚高，語氣強傲，話須慎重，免得惹出事來，再聽歸路已斷，意似恫嚇，心中一動，猛觸靈機，也不往後觀看，成全一面示意南州，不令開口，慨然

說道，我們弟兄十人，原奉長白三仙之命，來洛明爾峯，取回九宮塔上奇珍，我二人奉命先來，查探附近盤據的、兩個妖人動靜，知道有一女怪人，被妖道困在對面壑底，偶見此洞與之相對，爲防妖道發現，欲借此洞隱身，向其詢問，無心深入，並無他意，老人喜道，你們果是長白三仙的門下麼，這太好了，祇是你們，既在三仙門下，那件九宮奇珍，何等重要，情勢如此凶險，看你二人，並無法力，分明入門不久，如何當此大任，我與三位老前輩，分別多年，昔年大老劉真人、對我頗爲垂青，他老人家性情，我所深知，門下弟子，向不容人欺侮，照例派將出來，有勝無敗，不成無歸，這等凶險之境，却命兩個後起無能之人，來作前站，於理不合，聽你所說，似非虛僞，可將詳情說出，是否真人另有用意，就知道了，二人聽出對方，竟與三仙相識，不禁心喜，忙把前事，略爲告知，祇把火窟探險，推在衆人公議，三仙祇命大師兄桓平，預示未來機宜，對於白衣老人，十指禪師所說，全都隱起不提，老頭笑答，果不出我所料，長白三仙，決不會令兩個毫無法力的新進門人，犯此奇險，話說太多，頗覺勞神，你們可在外面，席地而坐，將身帶食物取出，略爲歇息，等我靜坐片時，還有話說，由此住口，二人退往一旁，覓地坐下，沒有兩個時辰，忽聽老人呼喊，忙走過去，老人問道，我想此事可疑，長白三仙雖未命你二人先來，暗中必還有人主持，否則，那有如此大胆，這裏虛實，也不會知道得如此清楚，我祇問你，有一身穿麻衣，指甲甚長，時以元神出遊的和尙，和一貌相枯瘦的，黑臉白鬚老人，可曾見過，對你有什麼話說，務要明言，你我已成一家，即便是老獻物，暗中主持，我也不會見怪，但說無妨，二人聞言，知道所

說的指十指禪師，與黑人藍蛟所遇老人而言，聽出雙方，似有嫌怨，恐生枝節，同聲說道，我二人上月曾在北天山，遇一老禪師，也和方才一樣，無意之間，誤入禁地，被兩怪人困住，後蒙禪師，暗用法力，令兩怪人，代傳十地禪功，剛剛學會，忽在耳邊發話指點，說所遇怪人，乃山中靈佛，與人交合而生，現將難滿出世，火窟之行，雙方有益等語，醒來一看，已被佛法移往飛雲嶺，別的全未提起，見時，禪師正在入定，好似坐關多年，不曾離開，面前還懸着一面玉磬，指爪甚長，纏繞全身，始終不曾交談，全由怪人轉述，是否十指禪師，也不知道，那位黑面白髮老人，從未見過，二人原因藍蛟所遇異人，祇聽傳說，不曾見過，這等說法，不算誑言，老人果然相信，想了想笑道，其實那老厭物，以前原是我的好友，後爲一事反目，鬧得兩敗俱傷，他在北天山，受那風雪玄霜之苦，我也陷身火窟，在此受罪，都是多年苦難，不能脫身，此間近鄰火窟，所居山洞，常年受那烈火焚燒，早晚酥熔，祇一崩陷，定必墜入地底火窟之中，即使逃得元神，肉身也必化爲烏有，還要損耗不少元氣，幸而事前，發現地底，藏有前古殘留的癸水元精真氣，經我苦求師長，一面在此受罰坐關，一面加工苦煉，將其煉成，和天一真水妙用差不多的法寶，以爲他年幫助來人，消滅烈火，防禦浩劫之用，經比一來，無形中我却佔了便宜，比他所受，要強得多，何況事隔多年，我固因禍得福，他也功行快要圓滿，昔年仇怨，已談不到，便算他爲人深沉，自不出面，暗中指點你們來此，以踐昔年所說大話，雙方本是良友，祇不再似那樣盛氣凌人，也無所謂了，二人聽老人口氣緩和，已不似初上來時，那等氣盛，本想把藍蛟與老人的遇合，重行吐露，後

想此人在此受罰，禁閉多年，可知以前行爲，未必純善，彼此又是初會，先既未說，再如多口，反而不好，便未再提，因老人推說，時還未至，不肯先說姓名，兩問不答，成全又問那黑面老人，叫什名字，現住何處，聽桓師兄口氣，下面火窟中的烈火，多年鬱怒莫宣，越發猛烈，加以古仙人的禁法，歷年太久，必要失效，稍一不慎，引起無邊浩劫，恐非我們幾個末學後進之士，所能成功，不知此老，是何來歷，到時是否也來相助，還有弟子等，毫無法力，祇憑一面隱形壁，一柄古神戈，和十幾根地寒針，兩道太乙青靈神符，日內還想深入火窟，一探虛實，並與女怪人相見，能否安然出入，也望老前輩，指示一二，老人喜道，老賊物姓名來歷，少時再說，九宮塔上隱形壁，你竟帶來了麼，難怪方才初來時身形時隱時現，我未看出，此寶除隱形防身之外，還有好些妙用，有此至寶，我後日脫困無疑的了，可能連那地寒針，與我一看麼，二人笑問，老前輩身前，現有寒泉阻隔，如用法寶，防身衝進，豈不有害，老人笑答，你們無須衝進，祇將兩寶取出，我自出來觀看，二人應諾，便將身帶法寶靈符，一同取出，老人由此未再發話，也未現形，隔有半盞茶時，忽在噴泉瀑布之上，現出形影，乃是一片青光，圍擁着一條兩尺來長的小人影子，夾在噴泉之中，泉水照樣朝上噴射，人影却不動搖，也不往外濺射，初現時，光影模糊，還看不真，漸漸明顯，直與真人無異，青光似由身上發出，也看不出穿什衣服，才一現身，先朝二人，點頭微笑，二人知是道家所煉元神，忙同下拜，老人將手連擺，意似令起，二人見他，滿臉喜容，便取靈符法寶，各以全力施爲，老人不住點頭，高興非常，祇不開口，等到二人演習完畢，青光一閃，人影

不見，又待一會，才聽老人喜道，九宮奇珍，諸般威力，妙用無方，不必說了，更想不到你們所說，太乙青靈神符，竟是大荒東溟無終嶺，前輩散仙枯竹子所贈，壑底火窟中的烈火，乃是千萬年前，地肺中遺留的大火毒焰，凶威猛惡，無與比倫，中間又雜有元磁精英餘氣，法力稍差的人到此，既受那毒火圍攻，又要被那元磁真氣吸住，有力難施，稍一不慎，形神皆滅，化爲劫灰，厲害已極，我雖奉有家師之命，煉此玄陰真水，因覺火勢太猛，近年越發厲害，仍然放心不下，日前洞頂忽現家師所留仙示，得知地底烈火，蘊蓄年久，威力越猛，地心火眼一帶，已被燒溶成了一座方圓千百丈的，極大洪爐，通體佈滿烈焰，當中矗立着五根火柱，本來出口太小，加以仙法禁制，未全失效，無從宣洩，不久便要爆發，方圓一兩千里之內，齊化火海，憑我那點法力，和多年苦功煉成的玄陰真水，決難勝任，以前又曾發過宏願，本意自身尊重，縱是身受火劫，拚犯奇險，也要將此毒焰消滅，爲世除害，話雖如此，心實憂疑，對山還有兩個妖人，覬覦火窟藏珍，竟不顧倒行逆施，佈下妖陣，打算到時，於中取利，這類修道人的災劫，照例又難推算出他一定時日，爲此憂疑，今聽二位一說，才放了心，你二人先前實是不知細底，下時那樣艱難，別的不說，這隱形壁，和魔宮至寶地寒針，出入火穴，已無大礙，況又加上兩道竹葉靈符，更無慮了，祇是這樣前往，不過探明虛實，要想深入重地，破此大火毒焰，並將藏珍取出，仍是萬難，使你弟兄十人，各帶仙府奇珍，並用地寒針，消滅烈火，也非我相助不可，第一，火窟太大，到時下面成了火海，上面湧起一座水峯，冲霄直上，如無我這玄陰真水，癸水寒泉，所化冷雲真氣，將火穴閉住，終

難成功，尤其魔宮地寒針，雖有滅火之功，因是千萬年玄霜寒冰精英所化，罡煞之氣太盛，即令烈火被其消滅，所積冷霧，聚而不散，事前如無法寶，將其收去，又留異日大害，祇有玄陰真水與之相應，能使合而爲一，祇消再經一甲子的苦功，煉成之後，便與水母宮中，所藏天一貞水，妙用相同，此時分贈諸位，以爲行道之用，多麼猛惡的烈火，祇消數滴，立可消滅，我後日便當復體回生，功行圓滿，但非有人護法，不能防禦危機，助我脫難，先見二位道友，功力有限，還在担心，有此二寶，雖可成功，到時，祇須一人，手持金戈，防禦外敵，衝破禁制來此暗算，再由一人，手持隱形壁，與一枚地寒針，注定上洞受水之處，這股寒泉，在我法力催動，苦煉之下，周而復始，已三百年，所經之處，乃是一條弧形圓洞，除外面這一段，兩口相對，略爲中斷而外，內裏上下通連，寒泉由下而上，飛馳噴湧，循環不斷，水量已不甚多，到我元神復體，脫困之日，真水也同煉成，這片水簾，必先收去，噴泉一止，上面水口，許有綠色火花，噴射出來，此是山那面，千萬年前，鬱積的陰火，雖無對面壑底，火焰猛烈，量也不大，另具一種威力，我每日担心的，除對山兩妖道，恐其到日來此窺探，萬一發現此洞可疑，祇被看出內有禁法掩蔽，並有這天生的水火奇珍，決不放棄，定必千方百計，以全力來攻，我已復體起身，自無所畏，最可慮是，當此緊要關頭，二妖人突來侵害，一個不巧，便誤大事，先前我看家師遺偈，提起妖道邪法厲害，並未說是要來，爲了人單勢孤，須防萬一，心生疑慮，還拿不定，最關重要的，還是這股陰火，所煉真水，雖可將其消滅，一則糟塌可惜，再則，此火將來，也頗有用，如用真水，雖能使其抵消，不

致爲害，但是兩有損失，一個無力兼顧，吃他震裂水口，噴出火焰，所到之處，全部酥溶，這個洞府，先保不住，再與對面毒焰會合，發難更快，威力也大得多，現有此針，再妙沒有，可在碧色火花剛向外噴之時，手持一針，朝裏打去，如聽內裏，風濤怒吼，和連珠霹靂之聲，不可害怕，只把那道竹葉靈符，暗中準備，如見下面水口，也有碧光火花噴出，可用靈符神光，將其封閉，再用一根地寒針，注在上面水口，以防萬一，祇無碧色火星噴出，一任聲勢多麼猛惡，無須理會，爲了被困年久，當此成敗關頭，未免過慮，事情固無如此凶險，而我復體，也祇片刻之間，不會那麼長久，我嬰兒已然煉到時候，僅剩紫闕玄關，尙未攻破，預料至多還有三日，自然越快越好，也許能夠提前一日，更少好些顧忌，現在出口，已被禁制隔斷，卽蒙仗義相助，在此三數日內，請二位道友，不可離開，今日甚爲勞神，方才爲想觀查那兩件法寶的妙用，又將元神飛出，少時便須加功運用，不再與道友問答，事完再面謝罷，二人見他，對於隱形壁，十分注意，到時如何運用，却不提起，連問數聲，未聽回應，祇得罷了，重又回到原處，因老人說那玄陰真水，關係太重，二人天性義俠，覺得對方，修爲不易，不知犯什罪條，受此苦厄，難得能以虔心毅力，排除萬難，末了還拚以身殉道，救此空前災劫，又與長白三仙，頗有淵源，於是起了同情之感，對於商清妖窟之行，便忽略過去，一心一意，想助對方脫難，爲了自身無什法力，惟恐誤事，照老人所說，演習了好幾遍，洞中不分晝夜，也不知經過多少時候，到了第二日子夜，忽想起來時已久，商清不知如何，意欲出洞行法查看，來路洞壁已然封閉，成了一片整的，先前因在暗影之中，不曾留意

，等到看出，心中發慌，欲向老人請求，詢問來了多時，忽見暗洞之中，大放光明，這才看出老人，紅面無鬚，身材短小，形貌與前見元神相同，祇是滿臉皺紋，所穿衣服，歷年太久，已全破碎，身子盤坐石地之上，上半身皮骨外露，枯瘦如臘，手挽靈訣，指定外面，頭頂中心，升起一股青光，又勁又直，發光之處，似有一個小孔，身旁放一革囊，和一口小竹箱，雙目緊閉，面有笑容，想起商清，雖然愁慮，無奈出口已斷，老人已當緊要關頭，其勢無法離開，便與求說，也必不會放走，心想商清走時曾說，如在妖窟被困，當有雷聲火光，邪露蒸騰，這裏雖看不見，既無雷聲傳來，也許無事，心念才動，忽聽老人頭上，有一嬰兒口音，二位道友，速作準備，想不到難期一滿，水到渠成，竟會如此容易，今才第二夜，功行便自圓滿，不特要少好些危害，事也容易得多，如非防備臨場慌亂，子時以前，我便復原起身了，昔年法寶衣物，方才忽聞出現，並還拜讀家恩師的柬帖，得知今夜成功，好些益處，對山兩妖道，又正被人絆住，無暇來犯，這裏的事，尚不知道，挨到明天，就難說了，你那好友商清，雖然胆大犯險，終能平安回來，無須顧慮，再有個把時辰，我便成功，本來想在隱形壁防護之下，收那陰火，成道友難免虛驚，并非本願，先未明言，打算到時相機行事，真要不，再行奉告，現已無須，我知此寶，道友收發由心，在此個把時辰之內，仍望小心戒備，祇聽雷聲一震，速將此寶，飛入洞內，將我肉體護住，如見地面陸沉，綠火奇光上湧，便是我仗着真水之力，參合先後天生尅妙用，收那陰火，不必過慮，祇照所說行事，轉眼大功告成，事完如不放心商道友，不防先往百花城一探，如遇妖道，不可輕敵，能於暗中

下手，不現身形最好，二人聽那語聲，清脆娛耳，知其元嬰已成，就要復體起身，便照所說，在前戒備，待有半個多時辰，老人頭上青光，越發強烈，直封洞頂，倒倦而下，將全身護住，身便藏在光珠之內，離地數尺，懸空不動，隨聽頭上，波的一聲，一團拳大青光，流輝四射，滿洞飛舞了一轉，忽然掉頭向外，投入寒泉瀑布之中，一閃不見，瀑布上面立現青光，噴射更急，二人知到時候，南州忙持金戈靈符，將臉朝外，留神戒備，成全因聽老人先前口氣，似無外敵到來，方想喚住南州，無須再顧前面，猛聽前面地底，起了異聲，瞥見暗影中，似有青白光焰，激射而出，耳聽南州大喝之聲，心方驚疑，忽又聽身後地底，水眼之下，一聲雷震，想起前言，不暇再往前看，心中一驚，忙即回顧，那片寒泉，已然噴完，祇剩一片數尺長泉尾，朝上洞急射進去，一瞥不見，惟恐遲延誤事，忙把靈符隱形壁，連同兩枝地寒針，拿在手內，一道青色冷光，已由下面水口飛出，當中裹着一個，尺許長的嬰兒影子，直向老人頭上發光小孔之中射入，一閃無踪，隨聽洞中，風雷波濤之聲，宛如潮湧，忙把隱形壁，化作一片烏油油的寶光，飛入洞內，剛把老人防身青光罩住，上面洞口，便有火星隱現，不敢怠慢，忙取地寒針，打將進去，說也真巧，一溜中雜千萬銀星的灰白色寒光，剛射進去，碧色火星，正往外噴，吃寒光往裏一湧，當時返回，寒光隨同追進，想起前言，正朝下面水口注視，洞中風濤雷火之聲已如海嘯山崩，震得上下洞壁，一齊搖撼，忽然滿洞皆是五色烈焰，將老人包裹在內，這時，老人護身青光之外，更籠罩着一層寶光，一任雷火紛紛爆炸，烈焰圍燒，分毫不動，青光反更強烈，正自心驚目眩，加意戒備，轟隆一聲大震，

洞中地皮，忽然坍塌，下面湧起一團，青白二色的青光，大如栲栳，看來勢似朝老人腳底打去，因吃兩層寶光擋住，不曾攻進，老人身外光團，却受了衝動，震撼不停，四外風雷烈火，似受感應，突然往下一圍，那麼猛烈的雷火，挨着那團奇光，便自消滅；眼看由大而小，轉瞬全消，忽聽老人睜眼喝道，成道友，請將法寶收回，事情順遂，好些巧合，此洞轉眼下沉，將火穴泉眼一齊關住，寒泉陰火，均被我煉成至寶，已得到手，大功告成，更無他慮，我就出來，與二位道友相見拜謝了，成全聞言大喜，忙把手一招，隱形壁回飛，青光往側一分，老人立時下沉，奇光往上一撞，便自無蹤，同時上面洞壁，也似溶雪山崩，往下崩塌，青光一閃，老人立由下面，電馳飛來，落向身前，朝成全拱手笑道，洞口禁制已撤，老朽衣履，已全換好，昔年法寶，也蒙家師賜還，此處不是久居之所，道友還有兩怪人來訪，在前洞等候，大功告成，彼此同喜，我們走罷，說時，地底風雷之聲雖止，却似開了鍋的沸水一般，響聲比前更密，上下四面洞壁，一齊搖撼，近水口處地面，已似波濤起伏，帶着大片裂石之聲，眼看全洞，就要崩塌神氣，遙望前面暗影中，崔南州已不知去向，祇盡頭洞口，火烟迷霧濛中，仍有火星閃動，和初入洞時所見一樣，聞言驚疑，微一停頓，還未及答，老人忽道，成道友速用法寶防身，待我行法，稍緩震勢，隨說，揚手飛出一片青光，擋向來路，成全看出全洞就要崩塌，勢已危急，剛把隱形壁取出，老人已飛近身來，笑說：成道友不必多疑，崔道友現在對面崖上，事完就可相見了，成全原因南州，祇憑一炳古神戈，決難抵禦毒火，見人不在，未免疑慮，聞言忙催遁光，一同飛起，老人似以全神貫注身後來路，手發

青光，已佈滿全洞，一任成全主持飛行，一言不發，不多一會，便飛出洞外，這時，壑底烈火毒焰，雖然減退好些，黑烟火霧，反更濃厚，火力依舊凶猛，成全正代南州担心，老人回手一招，青光忽全飛出，將洞口閉住，跟着，便聽洞中轟隆大震之聲，由內而外，狂湧過來，到了洞口，響聲越猛，外面毒火，受了地震波動，也自飛揚，重又回復以前猛惡之勢，老人合成全時候，一面行法封洞，等洞中震塌之聲，響到洞口，手挽靈訣，朝近側剛冒起來的火柱一指，那粗細十丈的火苗，本裹着千重濃烟，由壑底冉冉上升，忽往洞崖這面，噴泉般衝射下來，晃眼燒穿一洞，隨同老人手指所到之處，大片堅厚崖石，立被燒熔，成了沸漿流汁，朝原來崖洞上面，倒灌下去，不消片刻，便將崖石燒熔了百餘丈方圓一片，火燒之處，漸漸成了一個弧形洞口，約有數十百丈高寬，隱聞壁中騰沸之聲，宛如海嘯，又經片刻，老人把手一揚，那灣倒下來之火柱前端，重又筆直復原，一片青光過處，上面崖石，忽然中裂，往下一壓，將空處填滿，等到青光收回，又成了一片整崖，老人立時面轉喜容，笑說，本來還有一點危險，幸仗道友至寶防身，不特把這難關渡過，並還免了好些後患，仍請仗此至寶，防備萬一，待我一試玄陰真水，到時是否勝任，成全急於與南州相見，無如當地，離對面崖頂還有一兩百丈高下，壑中火霧迷漫，黑烟如潮，一片暗赤昏茫之景，相隔又遠，更有許多火柱擋住，轟轟發發之聲，震耳欲聾，什麼也看不見，雖知老人，不是左道妖邪，畢竟初交，行蹤詭秘，所說每有不符之處，先前又曾說過，須防強敵破禁入洞，令南州代爲防禦，當自己以全力助他脫難時，曾見洞口一面，有青光一閃，南州人忽失蹤，在未見面以前，

終不放心，勢又不能半途而廢，心甚愁急，及見老人行法閉洞，引火燒崖時，面上神情，十分緊張，祇得耐心靜守，聽說事情已完，忙催遁光，正用前法，欲由火柱之中，穿行過去，老人笑說，道友祇仗此寶防身已足，老朽三百年苦功，也許不會白用呢，說罷，將腰間所佩革囊一指，立有數十百縷，白如銀鍊的寒光，朝火柱縫中，衝射過去，本來火勢奇猛，並其極大吸力，當崔成二人初次通行時，雖仗法寶防身，不曾受傷，却被火力阻礙，不是被火猛衝，便是被這強大吸力裹住，幾於進退皆難，最後費了好些心力，才能脫出火網，見老人所發寒光，細祇如線，方想真水太少，怎能破這烈火，心念才動，那數十百縷寒光，才一近火，忽然分散，隨同往外衝射之勢，逐漸分佈開來，晃眼化為兩片薄如輕縞的水雲，由裏而外，將兩邊火柱逼緊，當時開出一條火蛇，隨同前進之勢，由火柱叢中往前方伸長過去，老人先伸手向外，試了試笑顧成全道，道友姑將寶光稍撤，看看真水妙用如何，成全見所行，正當火柱林立之處最小的火頭也比人高出一二十丈，自從兩片水烟，開出一條長蛇之後，外面祇管烈焰熊熊，黑烟洶湧，內裏却是一片清涼，最奇是那麼狂烈火燄，竟被這兩片薄如縞緞的水煙逼住不得近前，才看出真水妙用，早就驚奇，初意那火，祇被真水逼住，不致傷人，寶光之外，奇熱當所不免，上來不敢冒失，便學老人的樣，先伸一手向外，覺出無什熱氣烤炙，再把頭臉露出一試，竟是涼爽非常，細一查看，水烟以外，仍是暗赤濃黑之景，如行火海之中，上下四外的，烈焰毒火，全被那薄如蟬翼的水雲逼住，祇最前面，水花亂爆，宛如銀雨飛灑，所到之處，無論多麼猛惡的烈火，全被衝盪開去，水星爆散，立化水烟，展布開

來，祇見水雲亂轉，有時相隔火柱較近，照得內外透明，一根接一根巨大的火柱，直似千丈紅晶，拔地而起，矗立濃烟火海之中，前面擋着兩片銀霞，頓成奇觀，方自贊美稱奇，老人笑道，我祇略試此水妙用，居然有望，不枉三百年來苦心，雖然爲數頗多，每用一次，終有一點損耗，如不糟塌，事完還可分贈，只用他來開路罷，隨將手一招，成全回顧身後那條，橫亘火海的銀色雲烟，一閃卽收，祇化爲丈許大小一幢水雲，護住二人全身，前面伸出丈許長一蓬銀花，向外衝射，飛行起來，更較輕快，就這幾句話的功夫，已然越過火海，朝對崖斜射上去，晃眼到頂，仍不見南州影迹，方待詢問，忽聽怪嘯之聲，頗似前赴飛雲嶺，中途所遇怪人父子嘯聲，隨聽南州，也在呼喝，心中一喜，忙卽趕去，忽又聽老人耳旁急呼，多謝二位道友相助，十分感激，老朽爲了方才防備舊居泉眼崩塌，地底空虛，將來消滅太火毒燄時，引起別的危害，又生枝節，曾捨一件法寶，並仗家師所留靈符妙用，引火燒山，將對崖山石溶化，倒灌地底，將其壘成實心，先不料事情發動這快，連多年隨身的一口水沈竹箱，均未能取出，內中衣履，雖已取換，尙有兩葫蘆靈丹，和一些物事在內，未及攜走，等到飛出被困之處，才行想起，已自無及，沒奈何，祇得另用一件法寶，將其護住，欲由百丈崖石之內，裂山而出，後又想起，這裏除所居水洞一帶崖腹，石質堅凝而外，餘者常年受那烈火燒熾，近火一面，石質多半酥溶，恐又生出別的枝節，而下手尙快，火柱之力又大，乘着封山之際，將其提升上來，現存近頂崖石之內，形勢緊急，雖於兼顧，又看出道友，急於與崔道友相見，老朽尙奉有別的使命，事機瞬息，而那竹箱，關係重要，不得不往取來，以

致暫時不便同行，見了崔道友，請代致謝，老朽事完，卽與二位道友相見了，還有火壑上空，最好不要隨意飛行往來，如其有事，也須繞越，否則易爲妖人覺查，並防飛得太快，偶然疏忽，中那火毒呢，成全聞聲回顧，人已無蹤，便朝南州發話之處趕去，老人依舊說個不住，聲音聽去漸遠，却甚清晰，直到話完才止，成全方答遵命，目光到處，瞥見南州，立在對面火壑的危峯凹中，正朝下面急呼，人却不往外走，忙飛走過去，笑問，三哥怎能飛越火海受此奇熱，南州忙說，八弟快將怪人父子，喚將上來，少時再作細談，但不可離開此間，走往右面來路，以防妖道發現，來此擾害，方才囁聲，就許把妖人引來，我們還須留意呢，成全一看當地形勢，原來那崖凹，本是一片參天峭壁，因受烈火常年烤灼，不知何年，把中心石崖燒熔，崩塌了一大片，再經若干年風烟衝刷，淘空出一個大深凹，其高竟達七八十丈，寬約一半，內外崖石，雖如犬牙交錯，上下森列，地勢却甚寬大，知道近崖一帶，無論人物，萬難駐足，雖然離火尙遠，奇熱如焚，生肉放在地上，轉眼便可烤焦成炭，前已試過，不知南州怎會停留在此，心中奇怪，因聽怪人父子在下，南州神情，又頗緊張，不暇多問，祇得用隱形壁防身，貼着峯壁，剛往下面飛降，忽聽壁底蠻都急呼，崔師伯不要喊了，小主人三日未歸，恐有失閃，現在他父子夫妻三人，已然相見，妖人轉眼尋來，如避不及，請卽隱身，去往百花妖洞，查探小主人下落要緊，成全聞言，心方一動，忽聽破空之聲，十分強烈，緊跟着，便有大片紫黑二色的烟光，由妖洞那面，直射過來，當地立在籠罩之下，因有身後危崖擋住，雖未上身，右側崖凹以外，已被這類邪烟佈滿，南州正由崖凹飛出，見面匆匆

低語道，祇顧爲這兩怪人操心，忘了商賢弟的安危，快同隱身，趕往妖洞一探爲是，話未說完，成全看出妖人，業已驚覺飛來，形勢不妙，忙將南州身形，一同隱起，剛答快走，耳聽壑底怪人嘯聲又起，同時，一道白光，正如長虹飛墮，落向右側崖缺口外，現出一個白面無鬚，背插妖旗，腰掛雙劍，手持長劍的妖道，才一落地，彷彿有什警兆，揚手便是大蓬紫黑色的烟光，猛朝崖中，暴雨一般打到，晃眼佈滿了大片，成全見邪法厲害，南州又在搖手示意，催令起身，似有成見，便乘邪烟尚未湧到身前，忙縱遁光，往斜刺裏空隙之處，飛衝出去，來的正是妖道洪霄，想係惡貫將盈，來前明明查聽出仇敵嘯聲，並還雜有人語，到時，又曾發見當地容易藏人，形迹可疑，因怪人在壑底怒嘯咒罵，勾動怒火，一時疏忽，忘了詳細觀查，竟被二人，悄悄隱形溜走，直飛他們巢穴重地，事前一點不知，等到回去，發現根本動搖，又中敵人反間之計，以致同惡相殘，自取滅亡，這且不提，崔成二人飛到途中，遙望百花城妖洞一帶，四面繁花列環，燦若雲錦，因相隔頗遠，花城前面，設有禁制，豎着一面妖旛，將天空飄來的餘烟擋住，當日風向，又復相反，這一面，祇管烈焰上騰，烟霧迷漫，連天空全映成了一片暗赤，花城這面，天氣却甚晴朗，百里香光，天青雲白，看去靜蕩蕩的，景物十分清麗，休說爭鬥之迹，連妖陣和設壇之處，均未現出一點形迹，成全知道，越是這樣，事越可慮，分明商清失陷已久，不禁着起急來，正催遁光，向前急進，南州忽說，八弟且慢，遙指前面長嶺，一同下落，那嶺橫亘在大片平原中心，兩旁並有無數山巒，繚亘錯列，山上下更有大片森林草莽遮蔽，由洛明爾峯前往，左面百花城妖窟，右面便是商清所

居仙梅洞，日前二人，探尋妖窟，便被這條長嶺擋住目光，以致錯過，此時下落之處，乃是嶺脊最高所在，居高臨下，遙望妖窟，深藏亂山之中。（要知後事下集分解）

